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四年八月

第四十四期

學衡

蔡元培題

THE CRITICAL REVIEW

No. 44 August 1925

學衡雜誌簡章

(一)宗旨 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二)體裁及辦法 (甲)本雜誌於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棄。而自以為得也。(乙)本雜誌於西學。則主博極羣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并覽。不至道聽塗說。呼號標榜。陷於一偏而昧於大體也。(丙)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餽釘。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繁於作者之才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

(三)組織 本雜誌由散在各地之同志若干人。擔任撰述。文字各由作者個人負責。與所任事之學校及隸屬之團體。毫無關係。

(四)投稿通信 本雜誌極歡迎投稿。稿件祈寄交本雜誌總編輯收。地址不登之稿。定即退還。但采登之稿。暫無報酬。至其他事務。應請與本社幹事接洽。社址

(五)印刷發行 本誌雜由上海中華書局印刷發行。每月一冊。陽曆月初出版。每冊售價二角五分。凡欲定購本雜誌或就登廣告者。祈逕與中華書局總分局接洽可也。

附職員表

總編輯吳宓 北京清華園
郵局轉交

幹事 柳詒徵 南京四牌樓南倉巷
二號學衡雜誌社
湯用彤

學衡第四十四期目錄

插畫

羅斯當像 Edmond Rostand (1868—1919) 參看本期
戲劇原理

品納羅像 Arthur Wing Pinero (1855—) 參看本期
戲劇原理

通論

正政

柳詒徵

葛蘭堅黑暗時代說 C. H. Grandgent
“The Dark Ages”

張蔭麟譯

述學

庚羸卣跋

王國維

邾公鈞鐘跋

王國維

史記三家注補正卷四

瞿方梅

玉篇誤字考

鮑鼎

戲劇原理 Clayton Hamilton “The Theory of
the Theatre” 第一章 第二章

陸祖鼎譯

文苑

文錄

答謝祖堯書(劉樸)

詩錄

中秋夜送王蕙(黃節) 倉皇篇用皮陸平仄體(王易) 南門行(吳芳吉) 重陽出遊偕子
厚澹園明日戲呈(龐俊) 北城(趙熙) 去華陽學校日諸生以鼓吹送歸賦此勗別(林思
進) 題程瀛石小像(徐楨立) 出門(邵森) 休沐日兀坐森林院林中偶成(胡先驥)

詞錄

踏莎行(陳叔) 臨江仙(陳叔) 憶舊游(徐震堦) 鎖窗寒(徐震堦)



像 當 斯 羅

Edmond Rostand

(1868-1919)



像 羅 納 品

Arthur Wing Pinero

(1855-)

通

論

正政

柳詒徵

滿清之季。競言變法。民國肇造。侈陳法制。一若瘠民。竄國。皆法之咎。一旦襲人之法。則百廢立舉者。十稔以來。厥效可睹。昔之抄法政講義。講憲法條文者。今多緘口結舌。不復張法制萬能之論。驚新嗜異之士。則又轉其耳目。欲取法於蘇俄。猶之久病求醫。百藥罔效。但聞奇方。無不思服。不知人之患病。體氣各殊。原因互異。寒暑燥溼。初不相同。聞滋養而試參苓。見攻伐而投硝附。不問病情如何。但曰時行之症。宜爾。則其爲醫。有死而已。無生途也。中國之病。自有中國之病源。求之他國。必無一同。號稱救國者。率不肯細究病源。求其切合於此病之藥。第曰某方某藥。某也常服。某也立癒。而不知病與藥之不相關也。哀哉。

欲問中國之病。第一須先知中國乃數千年君主專制之國。而其試行民主制度也。甫十四年。故大多數人民之心理。絕無民主國家主人翁之思想。而惟以服從官吏之命令爲惟一之天職。以服從官吏命令之心習之深。故上焉者則爭欲自爲官吏。次焉者則罔不喜接近官吏。又次者則惟接近官吏者之言論。思想是從其現象。雖殊其原則一也。往事不必論。卽以最近滬案言之。此純出於民衆運動與政治不相涉也。然究其所以風動全國。則以政府軍閥與學生合作之故。徵之各國。工潮皆由工黨自動從而贊助者。非提倡社會主義之學者。卽反對資本階級之畸人。未有政府接濟勞工。疆吏慨捐巨款者也。然亦以。

吾國有此創舉而一般不敢排外不知愛國之人亦讐服於此次之權威不復張其異論由此可知吾國雖曰民國實則官國官所可者民乃可之官所否者民必否之凡民所爲罔非官吏所造成卽辛亥革命一舉亦以袁世凱段祺瑞馮國璋唐紹儀等皆清室之大官贊成共和始勉強爲此懸牛頭賣馬脯之民國使徒恃孫文黃興輩之平民鼓吹鋪張不能成爲事實也生爲政府所通緝則羣詈孫文如狗彘死爲政府所褒崇則羣尊孫文若帝天一人也而前後異轍何哉視政府視官吏之趨向耳

第二則宜知中國者幅隕極廣民族極雜而又迭經蒙古滿洲之蹂躪習於苟且放任久已無所謂政治也幅隕廣則號令有所不行民族雜則制度復不能一故宋明之政已不能及漢唐元清之政復不能及宋明究其所謂行政但求主權在我而凡切於民事者一切可任其苟偷重用無恥之官僚養成腐敗之習慣而異族之君主乃可操縱壓制而無所忌憚迨於今日雖曰還我主權然其習俗已深凡漢人之曾爲官吏及能夤緣官吏而新躋於民國之官吏之地位者亦惟敷衍圓滑是崇問其職名與滿清異矣問其俸給與滿清異矣問其考成與滿清異矣而等因奉此咨移遵核之例無以異也不問良心不負責任但知保全祿位進之把持地盤與滿清不惟無以異且加甚焉故自滿清以至民國所謂萬惡淵藪者無他官吏也凡士農工商循分守職之人所不能爲不敢爲者官吏能爲之敢爲之凡流氓地痞倡優盜賊犯法無恥之事世所斥爲不應爲不可爲者一行之於官吏社會則無識之徒不惟不斥其不應爲不可

爲。爲。且。認。官。吏。所。應。爲。官。吏。所。可。爲。有。反。對。之。者。衆。且。目。笑。之。腹。誅。之。以。爲。此。等。迂。腐。之。論。久。已。不。可。行。於。今。日。矣。否。則。疑。其。別。有。作。用。或。覬。覦。官。吏。而。不。得。或。敲。詐。官。吏。而。不。能。乃。作。此。無。聊。之。議。論。耳。循。是。之。故。官。吏。腐。敗。而。準。官。吏。亦。腐。敗。凡。議。會。學。校。局。所。機。關。一。染。官。氣。無。不。腐。敗。此。吾。所。爲。歎。息。痛。恨。於。中。國。之。病。根。在。無。政。治。也。

觀。第。一。病。源。則。欲。改。造。今。日。中。國。國。民。非。以。政。府。及。官。吏。之。力。不。可。觀。第。二。病。源。則。欲。改。造。今。日。中。國。非。先。改。造。政。府。官。吏。使。知。如。何。始。可。曰。政。治。不。可。吾。亦。知。立。國。之。道。必。從。平。民。之。道。德。智。識。著。手。猶。之。造。屋。而。無。基。礎。卽。令。輪。奐。輝。皇。仍。不。免。有。棟。折。榱。崩。之。懼。然。民。德。民。智。何。由。增。進。則。政。治。實。爲。之。梯。階。合。千。百。有。智。識。有。道。德。之。平。民。鼓。吹。倡。導。之。而。不。足。用。一。二。無。智。識。無。道。德。之。官。吏。則。敗。壞。摧。殘。之。而。有。餘。此。非。獨。一。二。人。之。咎。實。此。數。萬。萬。人。服。從。官。吏。之。病。根。之。深。之。咎。欲。求。速。效。而。不。可。得。者。也。今。之。論。者。不。察。病。源。亦。不。求。對。症。之。藥。吾。窺。其。隱。蓋。有。二。故。一。則。講。求。政。治。道。德。改。造。官。吏。其。說。平。易。迂。腐。而。無。奇。不。足。以。聳。動。一。時。之。耳。目。一。則。認。定。官。吏。之。壞。無。可。救。藥。誅。之。不。可。勝。誅。無。寧。別。出。奇。計。使。之。根。本。推。翻。而。不。喻。其。設。想。之。皆。左。也。夫。滿。清。之。與。民。國。制。度。迥。殊。而。官。吏。之。壞。曾。未。少。變。而。且。加。甚。則。由。往。事。以。測。未。來。縱。令。盡。變。今。制。一。切。易。爲。執。行。委。員。其。爲。腐。敗。必。亦。無。異。於。今。日。故。變。者。其。名。不。變。者。其。實。此。無。異。於。狙。公。賦。芋。朝。三。暮。四。之。術。苟。從。其。實。而。變。之。則。萬。事。始。可。迎。刃。而。解。耳。

變實之法若何。曰：吾國古先聖哲自有大藥良方。惜時人厭其陳舊不肯服用耳。論語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中庸曰：人道敏政，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管子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政治之原理，在以正人，正不正之人而使之行政，國不亂，何待腹心枝體痞積牢固。猥曰：吾治其皮膚，吾針其甲爪，或薰以芳澤，或襲以羅紈，要爲不知本耳。

滿清之弊在拘牽，在敷衍，然尙未知利用民國以來，智術進步，舉國之人惟利用是尙，而政治於是大敝。中央利用疆吏，政府利用議員，地方官利用紳士，其風始於袁世凱，繼之者每況愈下焉。夫以智術弄人，人孰不知以矛盾教猱升木，造端雖微，效乃至鉅。故甲以某事利用乙者，乙明知而故爲甲用，尋卽以某事而利用甲，甲不得已而爲乙用，則又加以交換之條件，使乙受其束縛。至某時期不得不爲所用焉。展轉循環，覆轍相踵，行者以爲大智，而不知其實大愚。蓋以某事不得已而利用某人者，皆一時苟且之計。一時苟且雖獲勝算，而其禍已伏於勝利之時。縱令行之者之本身不受其害，而禍之中於全國乃至無窮。今日中國之分裂擾攘，非袁世凱利用疆吏之結果乎。今日政客之縱橫恣肆，非袁世凱利用議員之遺毒乎。究其所得他人固受禍無既，卽袁氏亦復如何。於此最短短時間有此最明因果，而政界中人猶迷而不悟，爭以手段相高，利用民氣，民氣卽爲之摧殘，利用輿論，輿論卽由之不振。利用學生，學生亦因

之無價值。利用外交。外交即因之。愈失敗。凡今之禍。孰非少數人之利用。肇之無如。智而愚者之至。死。不悟耳。

原利用之想所由起。在貪戀權位。多行不義。懼人之攻訐推翻。始不得已而出此。故行政者。必先自出於正。此萬古不易之論也。或謂今之制度。取決多數。而多數人之智識。決不能受制於理性。故躬行不正。而善於利用者。轉可得多數之贊同。躬行正義。而不善於利用者。輒易爲多數所反對。由今之道。無變今之法。惟有驅天下而入於萬惡之途。無所謂以正帥不正之說也。曰此特蔽於一時之事。未能深規遠察。從永久之勝負計耳。人心之良。初非盡失。當時誣蔽。固有淆亂黑白顛倒是非之舉。而時間潛伏之公論。及事後漸昭之事實。亦未嘗不足以平反。人惟蔽於目前。若成敗。惟在瞬息。故明知其爲正義。而不爲明知其爲不正。而權爲之。使敢於與一時之浮議私心。決戰不汲汲於目前。成敗利鈍。而以最後之勝利爲目標。則政治自有正軌。可循絕無所事。其利用。孟子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今之人民。憔悴於虐政。其飢渴。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第患無此等偉人。真爲民生國計犧牲。求所以解其倒懸之法耳。苟其有之。一時雖未炫赫昭著於世。積之既久。其勢力必且不可思議。蓋中國人。服從官吏之病。固深。而其辨別官吏之善否之力。亦甚強。惟無比較稍可者。使之歸心。則甘爲盜賊豺狼所搏噬。使有之。且非惟比較稍可。實有大政治家之成績。孰不願爲所治者。由濁而清。由暗而明。必全無理性者。始不喻其辨別。否則吾不

敢謂事實上絕不可能也。

中國立國之大經曰有治人無治法曰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今人惟不信有治人若從來歷史所述之名臣循吏皆爲文人學者所造之謠言始絕望於政治之革新而徒從組織之方法著想使一轉其觀念有以此自矢者有以此相期者則由消極而積極全國各地可爲之事至多何至紛擾糾纏徒爲畫餅吹泡之舉然有一義必爲自帥以正之行政者正告者曰以政治之力啓發民智民德則可以政治之力束縛民智民德則不可蓋國本在民非多數之人民咸能自治其地方自新其環境不爲功而以官力啟之者特過渡之一階級使全民之智德不進惟知處於被動卽一時有一二非常瑰偉之士宰制於上可以獲奇效而造新邦而時過境遷所服從者非其人卽可使其前功盡棄此昔日君主專制時代所屢驗之事實而尤爲今之民主國家所易致者大學曰在明明德在新民明明德者政之本也新民者政之的也無本不能行政無的亦不能繼續行政秉儒家之成法起中國之沈疴端在人之自爲矣。

葛蘭堅黑暗時代說

張蔭麟譯

按葛蘭堅先生 C. H. Grandgent 之爲人及其著述。已詳見本誌第六期「葛蘭堅論新」篇及第四十二期「葛蘭堅論學校」篇。不贅。今所譯者。原題爲 The Dark Ages 亦其新舊雜誌 Old and New: Sundry Papers (1920) 書中之一篇。其大意謂當今之世。教育學術文藝如此其劣敗。思想道理行事如此其淺謬。雖號稱文明而實爲野蠻。雖自詡進步而日趨退化。較昔之所謂黑暗時代者且遠不如矣。此篇語雖詼諧。然立義甚正。用心甚苦。不可率爾讀之也。編者識。

世紀字典 Century Dictionary 中所作界說云。

黑暗時代 Dark Ages 者。歐洲歷史上之一時期。肇始於西羅馬帝國之滅亡。(紀元後四百七十六年)或稍前乎此。其時代之特徵。厥爲文化學術之低降。其所以致此者。原於四五世紀時蠻族之侵寇西歐。即所謂民族之遷徙也。據哈蘭 Henry Hallam (1777—1859) 英國歷史學大家。著名歐洲中世史 View of Europe during the Middle Ages (1818) 英國憲法史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1827) 十五十六十七世紀歐洲文學史 The Literature of Europe in 15th,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1837) 所分割。直至十一世紀。此局乃終。蓋十一世紀中。歐洲之富力禮節文物學術乃漸復興。又有以黑暗時代直延至十三世紀但丁之世。或且更晚於此者。

夫十三世紀中。實誕生耶教成立二千年來。空前絕後之大學者。按此指 Albertus Magnus (1193—1280) 大神學家。按此指聖亞奎那 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5) 大詩人。按此指但丁。而謚爲黑暗。其謬也明矣。故後說可置勿論。

今姑限定五世紀至十一世紀之間爲黑暗之世。則其黑暗當已至極。然試細心察之。所謂黑暗者。果真如何黑暗耶。諸君其伴吾窮深探幽。今且置身於八世紀法蘭克王國之朝廷。而一遊其辟雍。法蘭克王宮中故有學校。而沙立曼大帝(Charlemagne (742—814))爲法蘭克族之王。兼神聖羅馬皇帝。則灌注新精神而重興之。帝身亦其中一學子。而奉阿昆Alcuin (735—804) 英倫三島人。神學家。帝特聘以主教辟雍。爲師者也。沙立曼大帝深知博學通藝(Liberal Education)之價值。故據其師所記。帝之言曰。編者按以全部西史比較中史。則沙立曼大帝實相當於吾國之唐太宗。其天才其地位其開創其武功。在在相似。而篤好學術。提倡文治。亦同。且沙立曼之崇奉耶教。又可與唐太宗之汲引佛教相提並論也。

凡於舉世所不可須臾離之學問。願悉心研究。而確擬實行此各種美德者。其敢妄謂吾儕所講論者爲空言無補耶。吾自認吾之發此問題。出於好學之誠心。君竟惠然見答。感激無量。且君之答言坦直親切。吾滋尙之。竊思世苟有人焉。無偏見。無嫉心。坐而讀之。則其獲益當極大也。

然吾儕今日不復如是之易於滿意矣。據報章所載。最近芝加哥全國教育會開會時。有人於會中宣讀報告。痛詆全美國中學教育大都偏於書本。偏於講誦。偏於虛空抽象。而不足以應人生之實用問題。此報告根據二十五省情形之研究而作。謂今之中學教授制度無異於三十年前者。而其所以退步至此。實由於中學計畫。在預備學生入大學及專門學校。而不爲人生計。宣讀此報告者且倡言曰。吾美國中等教育之弊。全由於其專爲大學之預備。置今日人生問題於腦後。而乃教學生以千五百年前之文字。

政治、禮俗、民風。所有中學教師。幾盡爲大學畢業生。彼輩於大學以外之事務。未嘗有充分之智識。故其教授偏於書本。偏於講誦。偏於虛空抽象。中學教育目的之改變。及農田、商店、家庭三方面之着意。實吾儕當務之急也。吾儕固不欲教育之完全化爲職業。而大學預備之觀念。則以及早革除爲佳。以上皆此君之言也。

夫吾儕生當今日。已歷爾許文化昌明之年代。而猶不憚如此。則彼八世紀時。施於兒童之野蠻教育。當爲何如耶。今世所謂最新制中學課程。其中有英文若干。德文少許。初等代數一齣。平面幾何一部。美國史若干頁。自在畫及幾何畫之練習。與夫多量之手工簿記（其格式祇可用於學校者）商業上兜賣貨物之訓練。及數小時之植物、生理、柔軟體操者。此種課程。貌似一切完備。其實雜亂瑣碎。毫無價值。彼八世紀時。果能有何者足與之相比量耶。方阿昆爲兒童時。其學校中常有之科目。不過文法、修辭、法律、詩、天文、物理、及舊約聖書之解釋。阿昆並習科學、普通文學、及新約書中之神學。夫使今日之學科。而猶謂之「偏於書本」則彼其時者。更當何如。

今姑無論學生所學者是否盡係書本上學問。設有一學生。已受基本訓練。而欲更深其造詣。叩學者之門。求厠身碩儒之林。就今世言之。彼所應爲之事。讀者亦盡知之矣。不外致其身爲某種專門學術之泰斗而已。所謂專門學術者非他。如（一）古希臘人捕魚之術也。（二）中美洲及墨西哥古代美術中刻畫

毒蛇之用意也。(三)以隔離爲判斷種屬之標準也。(四)家鼠毛色之遺傳也。(五)由焦粘液酸 (Pyro-mucic Acid) 所得之化合物也。(六)紐約山脈中層石之成因也。(七)付欸之方法及手續也。(八)小龍蝦 (Crayfish) 受感覺刺激後之反應也。(九)以太及油精溫度近沸點時之膨漲及壓縮性也。凡此皆近頃敝校指哈佛大學各專科之高材生所研究之題目。而吾隨意摘舉者也。惟吾所謂隨意摘舉。實未盡然。以吾之選擇。限於其標題爲吾所能誦讀。而讀者所能了解者也。其過於辭晦瑣碎者不錄又彼專習一科者。於此科以外之智識。絕不聞問。例如講求古希臘捕魚術之人。於付欸之方法及手續毫無所知也。試驗酒精之壓縮性者。於中美洲美術刻畫毒蛇之用意。絕不解也。蓋人各嚴守其門戶。老死不相往來。此也。埋頭於焦粘液酸之新化合物。小龍蝦之反應。不入其目也。彼也。潛心於紐約山脈層石。以隔離爲判斷種屬之標準之易涉謬誤。所不措意也。試問在昔七世紀時。果如是耶。否耶。曰否。生乎其時。苟欲以學者自居。則於此各種學識。或其重要繁難。與此相類之學識。必須廣通博習。試觀聖伊西多St. Isidore of Seville (570-636) 西班牙人。以博學者稱者。之「辭源」(Origins (Etymologiae)) 一書。固非精美之作。然述極富。其「辭源」三十卷。最有名。其書體例甚似永樂大典。而用途則如大英百科全書。影響極大云。於其中可以窺見此黑暗時代有學問之人所應博通熟記之事項焉。此書凡二十卷。今著其目錄。以見其內容。(一)文法。(二)修辭及辯學。(三)數學。(四)醫學。(五)法律及曆象學。(六)聖經及禮拜典禮。(七)上帝、諸仙及宗教。(八)天主教會及其支派。附論異教之神祇。(九)各國民族及其語言法律。(十)

字之來源及變轉。(十一)人身及各種凶兆。(十二)禽獸。動物學(十三)宇宙及其各部。天文學兼物理學(十四)

地球及其各部。地理學兼地質學(十五)建築。(十六)金類及巖石。即礦物學。非中國金石之學。(十七)花草樹木。即農學(十

八)軍事及娛樂之技藝。(十九)船舶、宮室、衣服。(二十)食物及家具等。吾知聞者必曰：凡此皆間接襲

取他人之智識。其中泰半膚淺。且多屬妄謬。與其以巨量龐雜而不可盡信之學問。壓人心智。曷若研究

家鼠體色之遺傳。以求新穎而又真確之發見哉。然試問：此說果當耶。若以科學之本身為治學目的。而

又祇為科學設想。則諸君所言容或有當。然吾謂以今人之所知。動指古人為謬妄。殊為大有害於學問

之事。一千年後。今日所謂原始要終。確鑿有據之研究之結果。當作何象。孰能預言耶。然此猶可不論也。

至若為國家設想。一國之寶。孰有逾於周知善斷之國民。於其時最精當之學問。能博聞詳悉者。即就個

人之利益而論。智識之廣博。其重要亦幾無以復加。夫遍求今日世界上各皇帝。以及各總統中。吾未見

有能將一艱深繁奧之哲學書。由拉丁文譯成其本國文者也。然昔九世紀中。英國之一國王。按此指英王 Alfred

(849-901)其所由拉丁文譯成英文者。有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及 Boethius'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Gregory's "Pastoral Care" 等。乃能為之。而此國王為政之精勤。處事之才幹。

又非人所及。嗚呼。盛已。

試返而復論沙立曼大帝。據史傳所紀。則謂

帝之為人。無時不學。且篤志好學。無所不窺。凡一切事物。自極普通之日常世故。以至極深奧之哲學神學問題。皆足以發其趣。若

物價也。農田之種植也。房屋、教堂、宮殿、橋梁、堡壘、舟楫、渾河之修築也。衆星之軌道也。聖經之版本也。學校之設備也。雋妙之談論也。形而上學之精微奧妙處也。神學之淵深而不知所底也。法律之原始也。各國各族習俗禮節所以歷久通行之故也。詩歌故事中之舊聞也。祈禱禮拜儀式之秘奧不可解之結構也。教皇格雷哥里第一(Gregory I)所編之頌歌也。文字之源流也。方言之學也。動詞之變化也。其他類是之項目。不勝列舉。帝又能操拉丁語。其流暢無異於德語。德語係帝本國之語帝於希臘文所知亦頗深。據安哈脫註見下言。帝費時間及精力甚多。從阿昆註見上學修辭、論辯、及天文。又習算術。其研究天體運行也。好奇之心殷。而考驗之術巧。

安哈脫

Einhart 係沙立曼大帝之近臣。通文學。曾以拉丁文爲沙立曼大帝作傳。Vita Caroli 爲甚重要之書。凡研究帝之行事者皆必讀之。此下一段。即節錄此傳中之文而譯之也。

又記沙立曼大帝之

行事曰。

此戰勝攻取之沙立曼大帝。遠離既久。復返高盧(Gallie)初。帝之出之。以衆學生委克利門脫(Clement)教之。既旋。召諸生至前而試之。見其中貧寒者大有進益。其文課至堪褒嘉。因驚異不已。反觀豪貴之子弟。殊劣拙不足道。乃立諸優異生於右。劣者於左。語優者曰。「親愛之兒童乎。朕甚嘉許汝輩之良績。並願汝輩始終如此。以臻於全善。若是。朕當予汝輩以饒富之教區、宏麗之寺院。猶言肥缺要職也且將永視汝輩爲有功之人。」繼乃憤然轉語左立諸生。彼輩聞帝出言如雷。已惶悚戰慄。其言曰。「試觀此。汝輩高門之胄。縱恣之徒。恃其門閥或資產。背逆朕命。讀書。汝輩之天職。而朕所望於汝輩者也。乃不此之爲。坐耗光陰。日以荒惰嬉游。縱侈及無益之事爲務。一繼復用其素習之誓語。昂頭舉手。言如霹靂。曰。「惟天帝諦聽之。任他人羨慕汝輩。各稱其心。至於朕。朕視汝輩之門閥及美貌。不值一文。汝輩其知之。其善識之。汝輩苟不速專心致志。力學以贖前愆。將來毋望獲朕升斗之助也。」

讀者試一凝思。吾國指英國。下俚此。曾有大學校長。或董事。或省長。於行畢業禮時。竟用其「毒習之舊語」。以如是嚴厲之詞。告誡豪縱貴遊之子弟。而以「饒富之教區。宏麗之寺院」。許貧寒攻苦之學生。以資鼓勵者乎。吾知其決不敢爲此也。異哉。吾滋不解。吾輩以勸學施教爲職者。乃常覺束縛而不自由。每自述其對於學問之欣慕。輒不敢不貶降其辭。吾常聞聒於吾耳者矣。曰。學問之成功。不足以爲真才之明驗。彼其日後有用於世者。皆不屑專心致志於書本者也。惡是何言耶。試觀沙立曼大帝。豈空談迂疏之學究哉。而其尊崇學問如是。大異乎近日吾國人之虛憍自滿者矣。此種惡習。以兒童爲尤甚。古往今來。世間自滿自大之人。蓋未有如今日胸無所有之美國中學學生者也。曩者一英人。旅遊吾國。嘗察視吾國之學府。今觀彼所記。有云。

美國東部各省之兒童教育。有極善者。吾於其價值無能贊一辭。然吾有一得焉。彼美國少年。美觀驕傲之態度。吾知其故矣。夫兒童非愚人也。兒童幾恆具怪異之小慧。當其見乎宏麗之殿宇指校舍。爲彼而設。見乎金錢浪費於衛生之策畫。爲彼居處之安適。或且浪費於遊戲之事。以供彼消遣娛樂。見乎一世之智力。皆殫竭於探求最善最樂之道。以處彼之本能。見乎彼之一身。爲一切華飾。禮儀供奉之所萃。且幾於受人頂禮膜拜。自必昂其首。挺其胸。高視闊步。而前屬目。八挺有恃。無慮矣。而誰獨不爾哉。

自滿生於愚闇。愚闇之極。至不知世間有可學者存。吾前言之矣。此自滿之習。不僅限於學校之兒童。無論老少。皆沾之。直可稱爲今時代之風氣。輕蔑真灼之智識。深忌飽學之通人。皆此風氣之特徵也。對於

任何問題。無論如何精善之意見。一知其出自大學教授之口。輒視爲毫無價值。苟有才智卓越之士。蒙推薦任某官職。其最足以中傷之之毀謗。莫如稱之爲「學者」。嗚呼。真有一知半解之人。生今之世。歎不頹廢沮喪難矣。

嘗見一極慎重之校刊。中載一文。其作者蓋亦極懇摯之青年也。彼力謂學問本爲狹隘且自私之業。真

所謂豪傑之士。當爲其學校力爭光榮。其意乃指運動演說辯論遊藝等事。以爲此乃學生之正業。而不當爲個人培育心智。噫。異哉。此

言。夫學校爲學問而設。培育個人心智。正乃學生之天職。今謂爲此不足爲學校榮而舍此。而外則無在

不足爲學校榮者。誠吾所不解也。彼在學校以遊戲娛樂爲務。而藉口爲公益者。其言尤令人憤慨。今夫

兒童團泥作餅。固其性之所喜也。吾無間言。然使彼而號於衆曰。吾之製造泥餅。非爲吾一己之玩樂。乃

爲全城之盛飾。則當遣人送歸其母矣。學生無所不願。爲惟苦讀書耳。讀書繁難之事。且反其所好。以吾

國兒童。無論男女。從未習於歛心一志也。其他事業。如體育競賽。又如所謂社會服務。在彼輩觀之。皆少

所苦。遂以爲有益耳。今之任教員者。當與吾有同感。無論何項智識。苟以爲大學生徒當必具有。則未嘗

不失誤而沮喪者。去年吾偶舉沙立曼大帝以問諸生。以次詢問多人。衆口一辭。謂爲十八世紀人物。而

不知赧。同事某君。嘗在新開辦之某大學中。問七月四日美國宣告獨立紀念所慶祝者爲何事。課堂中竟無一人

能對。又有一法國文學課。選習者多爲大學三年級生。教員因講法國某劇本。命諸生以此與奧西羅。

Othello

林譯名曰黑督。莎士比亞所作劇本。

比較。乃悉諸生泰半於莎士比亞一無所知。衆僉曰：「吾儕已讀過哈孟雷特。

亦莎士比亞劇本。有田漢散文譯本。中華書局出版。

矣。」一若莎士比亞乃一惡疾。既犯一次。即趨避不遑。惟恐再沾染者。在彼輩心目

中。教員所指定之參考書。不得不讀。此外而再讀書。無異病狂。孰肯爲此病狂之事哉。今之大學。生其於本國文字。寫作。無論矣。即命之誦。閱。亦不啻難於登天。想讀者必當有此感。教員命學生讀某書。某書。學生中泰半亦尙爲好學生。勉強用功。然終卷之後。等於未讀於書中之意。茫無所得。蓋彼輩於英文中。極常見之字。尙不知其義也。

吾再申言之。讀者毋以爲此種駭人聽聞之愚聞。日甚一日者。僅爲中學校及大學之特色。此患實遍及於全社會。即爲教員及著作家者。亦日中此毒。國中知名之士。已漸不能講說本國語言及寫作本國文字。此事去年本會會長按此篇原係在全美國近世方言學會之演說稿。此處所謂本會即指該會每年開會一次。曾慎重討論。無待吾之多贅矣。

雖然。黑暗之災。非獨文字語言之淆亂而已也。愚闇既深。無所以爲比較之資。則必缺乏判斷之標準。故易感於外誘。爲諸種謬論邪說所乘。舉凡新奇之事物。言論一時。足以激動其幼稚之想像者。輒冥然追隨之。自人類有歷史以來。是非顛倒。趨奇走怪。舉世從風。未有如今日者也。無論在美術。文學。音樂。科學。歷史。心理。教育。宗教。或政治界。誇妄之徒。苟其所提倡者。十分怪僻粗惡。足以駭世。則必從者如雲。語滑稽之文。則人皆舍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 美國文學家。其書經林譯者。有拊掌錄及大食故宮餘載等。之書。而專讀日報中之星期附刊

矣。以言宗教。則近頃蓬勃新興之教派。卽其名號。已類於藝瀆神聖之戲言矣。

例如 Christian Science 是也。其立意固謬。卽其名亦自相矛盾。

云。心理學之新派。

尤以所謂行爲派者爲甚。

汲汲用武斷偏執之生理學說。以解釋著名之小說中人物矣。音樂家則

競以嘈雜喧鬧之音相勝。近有一批評家。論最近之提倡乖戾之聲。

謂以數種不相諧協之音合奏也。

者。其言曰。

彼早年所作音樂。雖無特別價值。尙極明晰可解。以吾忖之。必其後彼欲力動世人之觀聽。因作爲野亂無紀之調。卽其今日持以問世者是也。此實藝術家一種誑騙之行。世恆有人焉。誑騙他人既久。終至自信其誑言爲真。如某君卽是也。彼自信其誑騙既篤。今竟以至誠之心。作誑騙之語矣。觀其生平。蓋以欲爲革命家。而竟作革命家者也。

嗚呼。時下之名流哲士。其有合於茲所論者。可勝數耶。此批評家又叙述某君所作之樂曲曰。

彼其音調。有如小兒戲弄鋼琴所發者。聞者其毋以爲吾之出此言。由於對近世新事物缺乏同情。吾之崇拜今世之新潮流。鮮有人能及者也。某君所種惡果。可得言焉。彼創立一學派。門徒頗多。若輩音樂知識既遠。不如其師。而競追摹其格調。遂使無論何人。瞬息間卽能創調製譜。世亦黑白不分。薰蕕等視之矣。

論美術。印象派 Impressionists 已久爲後期印象派 Post-Impressionists 未來派 Futurists 及立體派 Cubists 取而代之矣。未來派據其所自下之界說曰。

吾儕立乎衆世紀之海角極端上。意言古今之邊際。最新最近也。吾儕於所謂不可能之事。既當破其秘奧之扉。何必更向後回顧耶。

未來派之人又倡言曰。

欣賞古畫。是不啻舉吾人之靈感。不甌然迸擲於創造及活動之衝。而傾注於死人之埋骨壟中也。
吾儕立於世界之巔。向羣星挑戰。

雕刻亦如他種美術然。必須改革。吾儕必須打破舊日之規矩。不必專用大理石。亦不必用銅。而可同時採用二十種不同之物質。如玻璃、木、硬紙、水門汀（cement）、馬毛、皮革、羊毛、鏡、電燈、及三合土（Concrete）等是也。且必雜用此諸物。然後可以爲美。一枝火柴上之直綫。較之僧人遇蛇像（I 30000）詳見本誌第八期插畫之筋肉纏皺者。爲尤真且美也。

嘗有描叙未來派之作品者。其言曰。

今日吾於秋館 Salon d'automne 法國美術陳列所 見一未來派之雕刻品。至爲奇特。此作於新美術之條件。尙未盡合。蓋其實用灰土。而未雜採隨手拈來之馬毛、鏡、電燈等異飾也。吾觀此品。蓋欲摹狀一羣角力者。然吾不敢自以爲是。尙待人之教正。作者或欲描摹一戰場實景。或外科醫生施行手術也。察其所雕刻。但見一堆凌亂之手脚。自一獨體極分而出。姑名此體曰人身。無首可見。斯蓋以電影之原理用之於雕刻者也。

又一英國學報有云。

未來派者非他。乃拉丁區 法國巴黎城中之一區。專爲文人藝術家聚居之所。 中人之一種戲玩耳。雖然。亦今時之表徵也。（中略）是乃狂暴之崇尚。而爲狂暴而狂暴者也。彼乃以摩托車較撒摩蘇雷斯之「戰勝」女神像 Victory of Samothrace 係古希臘最著名雕像之一。乃紀念紀元之前三〇六年希臘將 Demetrius Poliorates 率海軍戰勝埃及將 Ptolemy 於 Cyprus 島近旁之功績者也。此像今藏法國巴黎 Louvre 博物院。已殘缺。（並見本誌第二十七期希臘美術之精神篇第三頁。） 爲尤美。（中略）就政治及形而上學

言。今時代正轉向非理性主義 Irrationalism。而未來派即此非理性時代所產生之美術也。

吾猶憶數年前嘗檢閱一盛自誇炫之意大利雜誌。專爲未來派宣傳者。其攻戰之口號曰「廓摧一切。蓋非推翻所有現存之制度。重造一簇新之社會及美術。不足以滿其意。博物院及圖書館。尤彼輩所亟欲毀滅者。此派新美術。欲盡取前人一切美術成績而代之。乃觀其所印行之作品。輒使人寧以速死爲快。而不願見未來派昌盛之一日也。

以言乎立體派。一嚴謹之批評家之論曰。

在此秋館中。見上少數趨時附勢之徒。邀聚一班怪僻病狂之幾何學家與瘋癲之染工。暗指立體派畫家。所以譏之也。濺朱紫之污漬。範斑爛

之方圓。加諸無抵抗力之帆布上。指畫油畫所用者。觀其所畫。幾疑爲狂鬼之塗鴉。Bouvard 及 Peuchet 皆法國近今建築家。館中有一最不成樣之塗抹品。

題曰「奉獻於水手旅客及江湖醫士」。吾竊怪此館既以復興「法國」美術精神爲宗旨。其實背道而馳。而館中陳列者。大都異邦人狂

徒騙子之手蹟。則辦事之委員諸公。何不逕以此幅「象徵而集大成」之畫。榜於門前。以爲徽識。較之名牌。當尤易招引觀客也。

又有一畫名「山客遭熊圖」。年月書「一九一一、安納西 (Annecy) ——一九一二、巴黎」。苟吾之猜此畫謎不誤。則於此圖紛亂之筆畫中。不獨可見標題所稱之事物。且自安納西至巴黎之途中。若鐵路與橋梁。電報線。畫者旅行時火車中所坐之房位。所居之館舍等等。與夫行客山中遭熊之地。址及所用以自衛之槍械。悉可於圖中求之。至於諸熊及山客。道路及山川。則僅見不成形之斷片及四散之碎塊。有如出於隨意割散者。恐彼母熊至此。亦不能辨認若者爲其子女。若者爲旅客也。

關於後期印象派。一專精此道者之說曰。

後期印象派之要點。在懷疑及唾棄一切舊傳之規矩。而其懷疑唾棄之所由表現。厥爲一種新規矩之篤信。觀其篤信之殷。使人疑夫所以吸引之者。不在此學派之原理。而在其所貢獻於美術界之捷徑也。

各種學術文藝中。奇事謬說之發生。實由於庸人之過。衆庸才既衆。則志大才小之徒。苟不能以驚人之怪論奇行炫世。而自顯。則必無機會。以邀一世之青盼。是則然矣。

然使非舉世愚闇之深。則彼之「法螺」決不能有效。智識之缺乏。卽判斷力之缺乏也。判斷力缺乏。而欺詐者。乃得橫行無阻矣。今夫製臭惡之味。易於製甜蜜之香氣也。而味愈惡。則昏庸之徒。愈將愉然縮鼻而贊歎曰。「何其味之強也。」試一聆哈利遜(Fredrick Harrison(1831-19))英國文人論今世「穢惡之崇尚」The Cult

of the Foul

其所著
書名

其言曰。

今日爲吾儕禍之新癩狂病。卽穢惡之崇尚。若以希臘文名之。可稱爲Aischvolatreia。謂醜惡淫穢及蠻野之崇拜或羨慕也。盱衡今世。詩歌小說。戲劇繪畫。雕刻。音樂。禮節。以及服飾等。爲求其合於時髦。故竟不惜採用前此所視爲惡劣粗鄙。或實屬可厭之格式。而一意仿行之。溫文爾雅。斥爲「庸俗」。鄙詞俚語。尊爲「確切」。市井無賴。手及其同夥。則衆稱爲武勇。若其襁褓之情人。於劇場上嚙去一情敵之耳。則半辨尼小報其報僅售半辨尼。下級社會閱者。之主筆。喜極欲狂矣。畫家以「美麗」爲戒。故惟塗抹鮮艷之顏料。有如地毯之摹本。或入盜賊之廚。以求畫材。以爲人生之惟一目的。及美術之惟一目的。皆在趨奇好怪。以使其祖母見而驚駭耳。

凡是各端。其足徵今世之人之邪侈敗德。甚於前輩耶。豈今人真欲將前此所認定所遵行之人生正道。悉推翻而倒置之耶。吾未見其然也。以吾觀之。今日全社會之普通道德行爲。未嘗有遜於昔時。而美術文學服飾之較前此爲穢鄙。則緣今人之愚闇更甚於前耳。吾今人以蔑棄過去之故。自絕於一切繩尺準則。遂至蒙昧如始生之蛾。一見火光。便以身撲。數百年前。但丁詳見本誌第四十一期但丁神曲通論亦已言之矣。曰：

盲於目者必賴他人代辨美惡。盲於心者亦猶是焉。心既無鑑別之明。故一聞高呼。輒起響應。不問其所呼號者之爲真爲僞矣。（中略）是以此輩喪明之人。其多幾至無數可稽者。均手扶欺人者之肩。恃其引導。乃至墜於溝洫而莫能自拔也。缺乏判斷之明。以平民階級爲尤甚。蓋若輩自有生之初。卽委身一藝。遂不得不聚精會神於其間。莘莘經營。而無暇思及他物。夫智識或行爲之各種美德。欲使成爲習慣。決非一朝一夕之事。必俟積漸力行。而若輩平民。舍手藝外無所習。於其他事物又漠然不關心。欲使其具判斷之力。必不能矣。（中略）若輩不當稱爲人。但當稱爲羊。蓋一羊墮崖。餘衆必盡隨其後也。

但丁之言。今日以教育爲業之人所當三復者也。夫學校而力求培育鑑別之能力。並灌輸選擇所資之材料。在昔蓋有行之者。惟方今「職業訓練」之世。教育家既勗學生以專習手藝。不問其他。誠有如但丁所云。「欲使若輩具判斷力。必不能矣。」因其愚昧而盲。從指導受人欺騙。亦實爲不可免之事。蓋叫囂之宣傳。必出於放言惑世之徒。而炯烈之光芒。必出於炫鑠片時之燈炬。不出於清輝永燭之天星。昔人頗喜讀而今人則不喜讀之某書。此指耶教聖經。茲所引之文。見舊約但以理書（Daniel）第十二章第三節。中有云。「有智慧具備。訓衆歸善者。

必輝光若天。朗耀若星。永世弗替。」然此舉不足以語於今之未來派。後期未來派。及種種新派。彼輩所同奉爲圭臬者。惟「阿克地人」[The Arcadians]書中多愁之浪子「人生瞬息兮。不樂何爲」之一語耳。或以爲塔突里安Tertullian (160-230 A. D.)之「惟其謬妄」按此謂上帝之存在等。不可「Credo quia absurdum」一語。乃彼輩黨徒之座右銘。然此實不甚洽當也。此輩之信奉衛言。非明見其謬妄而信之也。特由於不知其言之謬妄何若。由於讐言較諸常識更喧囂動聽耳。某日天雨。市人擠擁。則行路者皆欲高舉其傘。出乎他人之上。今之卮言動衆者亦然。鉤心鬪角。但以高音疾調。勝過他人。惟藉誇張之詞。尖銳之音。乃能邀世之一聽耳。吾儕亦皆有此感覺矣。政客之遊行演說也。牧師之登講壇也。教授之在教室也。卽學會會長之於就職演說也。奚一不爾爾也。而利誘移人。吾儕亦或不免。如不踵行。則遭人賤視。日爲庸愿而無特長之教師。其不獲世人之顧盼。無以異於初學風琴者之奏「Trovatore」一曲也。讀者至此。當知吾所評論之黑暗時代。非五世紀至十一世紀之間。而爲近在目前之今世矣。嗚呼。豈不然哉。吾建議將世紀字典之界說更改如下。

黑暗時代者。世界歷史上之一時期。肇始於法蘭西大革命。或稍在其後。此時代之特徵。厥爲受教育之人。日多。而教育之價值。愈貶。其結果。愚闇自是之禍。日甚一日。德謨克拉西之逐漸勝利。更爲此時代推波助瀾。今日掌握風氣學術之大柄者。爲民衆。民衆之地位日高。待其將來達到前此特權階級所處之地位時。此黑暗時代當告終局。

夫今日智識全體之廣博。遠邁前古。此自不容疑。然智識界之大股東。指學問高深之士不復有權在握。此亦無可爲諱之事實。領袖之權位。已入於不學無術之羣衆之手。彼輩愚妄而驕矜。自信足爲領袖。毫無遲疑。故亦無改良其判斷力之志願。今之黑暗時代。所特現之愚闇。乃極端自滿之愚闇也。亞里士多德有言。「凡人皆生而有求知之欲。」自人類有歷史以來。使亞氏之言。徵之而不驗者。自今世始。似是而非之說。在今日諸種情形之下。風行至易。傳播至廣。低賤雜誌。星期副刊。及電影戲等。已取羣書而代之。採擷既易。遺忘亦易。其所留存於心中者。惟智識之幻影而已。雖然。今日曾入學校之人數。確比前此任何時代爲多。惟有當附帶申說者。卽學校教育之效果。實與就學人數成反比例。教育之所及。既愈廣。其所播亦愈薄。吾儕今日所處之情境。殆又將返於昔日學徒訓練之制度矣。凡此皆自然之勢。而不可免者也。欲使德謨克拉西舍棄其壁壘。實意想之所不到。今日文明諸國。悉服膺多數統治之原理。確信以最高權付於大多數人。則結果可得最多數人之最大幸福。今之羣衆之於國政事權。殆如家中兒孫之於遺產。必歸其掌握。縱管理無方。家業漸耗。亦終必享有之也。

所以致平等之方法及步驟。初則力謀提高平民之智能。使上齊於貴族。然其事艱鉅。久而未成。積漸之勢。竟使進行之方向。一反其初。至於今日均等云云。直不啻降婆羅門之英胄。指天才高者使下齊於智識界之游民矣。吾所曉曉申訟者。正此抑降人才之教育。而非彼偉大之德謨克拉西之進化也。抑降人才之

教育。僅此進化中之副產物耳。夫此顯著之罪惡。既畢露於吾人之前矣。此罪惡。尙可蠲改。且必須蠲改。不然。雖嘵嘵申訟。亦奚補耶。吾儕常聞之矣。中學之畢業證書。甚且大學之學位。須使全美國青年皆能得之。而今日吾國教育之最大趨勢。卽求達此鵠。使此夢一實現。其結果。必致無論何人。皆視學位爲不值一錢。西班牙人有言。所有比斯喀人 Basque 指西班牙 皆爲貴族。恐將來凡美國人。皆法定爲文學士矣。吾嘗思之。欲滿足世人之要求。其惟一之方法。莫如於凡兒童始生時。卽授以文學士學位。雖然。加人以學者之尊號。不能使其人卽成爲真學者也。欲求德謨克拉西之成績。（此吾儕所共望而共信者也）則所以求之之道。不在降低教育以期適合今日平民中之劣下者之口胃。而在提高平民之程度。使明白學問之價值耳。

此重要無匹之教育事業。輒近已入於腐劣者之手。頃者某鉅中學校校長。與余論及公立學校中優秀之學生。悉數轉入私立學校。實爲有益之事。彼云。一爲父兄者。發覺其子弟在公立學校中。幾於一無所得。奚爲其然哉。吾將昔日教我而得益之人。與今之教師。實未嘗以一事教學生者。兩相比較。求其所以異之故。吾滋惑焉。舊日之教師。其學問未嘗勝於今之教師。其致力亦未嘗視今之教師爲勤劬。惟前一輩人於教授法。一無所知。豈其勝於今之教師之故。卽在是耶。吾所能得之解釋。惟此而已。此君所率爾直言者。亦正諸多學校教師所思及者也。雖然。以吾觀之。持平而論。吾儕必須明辨。夫真教授法與僞

教授之別。僞教授法既爲世所共見。遂使「教育家」一名。自明眼人視之。直成爲訕謗之惡辭。雖然。眞教授法固未嘗不存在也。慎重之教育學者。尙在精研力索。試求一根據地。以建設教育科學之基礎。而一羣不學無識之僞教育家。乃大言喧號於衆。自詡獨得教授之秘訣。於是此種容易之職業。乃廣開門路。以待一般智慧平凡。學識淺薄之青年之進身矣。彼輩胸中所儲集者。不外若干關於學校行政及教育思想史之知識。一套武斷之公式。幾條不可徵信之心理學說。更有最重要者。厥爲嚇人之專門名詞。而愚闇與之相稱之社會。乃視此等人爲先覺。舉學校之權。送諸其手。一專門家嘗於論壇 *The Forum* 一雜名誌中刊登一文。有云。「一二十年來。吾儕所教授者。乃原理而非兒童。其結果。兒童幾於未受教育也。」

更有視空言原理爲害尤甚者。厥爲逢合兒童之怠惰性及愚父母之縱容心。據報紙所載。安姆哈斯脫大學 *Amherst College* 新任校長某君之言曰。

今之學校通例。學生各擇定一種專門之科目。若職業之科目。不費力而可獲厚利之科目。或習此科目而學生將來即可得暇優游。鄉居消遣者。然而學生所得者。爲何種訓練。曰。毫無訓練之可言。(中略)舊日。古文學之課程。爲使學生由此用功而肄習者。則可獲人類經驗之深義。

嗚呼。今日時式之兒童。時式之父母。時式之教育家。寧暇顧所謂「人類經驗之深義」耶。由彼觀之。卽

此一語已顯見其爲困難而不切實用。令人生厭。蓋今人之稱一種學問爲「不切實用」直不啻貶之於十八層地獄也。凡所名爲「職業訓練」者。乃最切於實用之物。而兒童習此。無殊遊戲。並不以爲甚難。故爲今人所最愛尙。夫職業訓練。亦自有其用。若視爲學校教育之補助品。或爲彼無力就學及年長失學者之訓練而設。則誰謂其不善。而實大有益於社會。惟決不可誤稱之爲教育。職業訓練。當用以預備兒童執業之成功。苟辦理得法。則將來或能收此效。惟其所予兒童之教育。實無以加於得自職業本身之經驗。夫謂「人生乃一學校」。此不過比喻之詞。所謂「職業教育」。亦猶是耳。毋以其冒教育之名。遂目爲教育也。且弊端之尤甚者。兒童之樂於選習職業學科。非求職業也。非欲爲一生事業之預備也。其目的。惟在避免研究真正學問之勞苦耳。

世人於國家學校。別具新觀念。又見夫國中全體之人。皆需有一種之訓練。坐是二端。乃生淆想。而種種謬見。遂風行於時。攻擊而糾正之。誠社會中識見較優之人之急責也已。先試問。民治國家教育之目的。當如何。其僅使男女作工謀溫飽而已耶。此事自屬重要。然不足以盡教育之能事。蓋如是。則人類之進步。就學校教育影響所及者而論。必無尺寸可期。而人生之所以異於犬馬者。幾希矣。使人生之所冀。而僅在於偷息世間。則生有何用哉。最足以實現經濟效率之理想者。莫如機器。然吾儕所當教育之個人。非機器也。彼等乃萬物之靈。其才能幾無可限量者也。命中當爲公民。爲父母者也。彼等必須能享受精

神生活。能欣賞自然之麗景，行爲之美德，及美術之名作。彼等於國家政策之重要問題，必須能善爲應付。於所長養之子孫，必須使其智能有進而無退。人之程度愈高，則個人之經濟方面愈見其渺小，而不足道矣。

今世更有時髦之提議曰：「吾儕應與過去完全脫離，而專其心於目前之實務。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吾儕決當掉首不之顧，而致力於活存之現在。」此等譎言，已成爲報章雜誌中，大學校刊中，及教育家會議席上之口頭禪矣。何其風行之廣也。無論講書、觀劇、聽公共演講，或在大學教室中上課，苟以實在(actuality)爲標榜，必能引動羣衆。今大學選科，凡衆所視爲實用而切於目前之功課，則趨者如雲。而於啓發過去之寶藏之功課，如古文學、歷史等則棄如敝屣。其間冷熱之情，恰相侔稱。此種態度之表徵，又可於劇場之秩序單_{即戲目}。胡之。蓋劇場秩序單上，恆大書曰：「本劇地點，某處。時間，現今。」惟現在乃爲真實。此新人物之格言也。以吾觀之，適得其反。現在者，最虛幻，最不可捉摸，而最易愚弄人者也。當吾始書此句時，所以爲現在之頃，今已過去矣。現在者，乃一幻象，乃一教學上之直線，永徙不窮，劃分未來與過去者，人不能知，未來，惟於過去，則所知頗多，云。

此崇尚現在之風氣，究其極，乃不能不反求諸最近之過去。雖然，吾儕其將於何處立一限闕，以爲「最近之過去」與「非最近之過去」之分界乎？自生民以來，在何時代而有一罅隙，以斬斷人類歷史之

綿續乎。豈有一時一日焉。自其後。而人類之經驗與前乎此者互無聯繫乎。縱窮力探索之。所能得者。惟一無窮之練而已。惟藉昨日之思想及事故之啓示。然後能了解今日之思想及事故。又惟藉前日之思想及事故之啓示。然後能了解昨日之思想及事故。推而至於上古。其理一也。人之一切知識。除抽象知識。不爲時間所限外。皆屬於過去者也。人若返觀前古所觀。愈遠。則其智識。愈廣博。愈透徹。愈有效率。愈有效率。則愈切於實用矣。蓋人世事務。無論爲公。爲私。其惟一之明燈。莫如考往以較。今觀前人所已爲之事。足以斷定將來應如何行事。又知昔人之情況。則後人之境遇。亦可知矣。各種學科中。最主要而最富興趣者。莫人性之研究。若此人人之所同認者。一人之所當研究者人也。按此係蒲伯(Pope) Essay on Man詩中語此格言歷世而常真。然而人之研究。孰有愈於求諸其載籍中者耶。試一將生平所識。並世諸人。與所尙友於書中之人物。一一比較。果孰衆耶。品類孰雜耶。孰足敬佩耶。今世之人必遠不及書中之人笛卡兒曰。『凡讀佳書。若與古昔賢哲晤談於一室。』誠哉是言。

請引某著名學報中某君文之一節如下。

近頃國中各大學。方始自知其失矣。夫狹隘之研究。僅限於目前之實在生活者。決不能由其中推衍出理論之真理。或絕對之真理。以爲理想之根據者也。譬有物體於此。密邇而察之。則失卻遠觀之視力矣。(中略)今之青年學子。不特不能遊心既往。且任何事理。苟非切於實用者。亦不能用心思索也。

夫何爲今之後生小子獨厭苦研究過去哉。蓋半由於此種學問。需聚精會神。明察審斷也。然主要之原因。則在其謬妄之人生觀。謬妄之故。則由其解釋社會主義甚爲淺薄。意謂人類今日事事創立新緒。不爲前此一切已成之勢力所左右。不知人類之所以有進步。端賴利用前人之經驗。孩提之童。無父母長上之指導。則將成爲癡愚之人。使凡人皆不借鑑於先民之成敗。則今日人類之狀況。當無異於一堆原形質耳。今世之人。以實用自命矣。然其不明既往。或知古而不徹。則行事耗費精力。實甚。曾亦一思及之否耶。前人所已行之事。吾不之知。而復蹈其覆轍。前人所已明之道理。所已得之結果。吾不之知。而重事探求。試統計此其間所蒙之損失。所虛擲之精力。爲幾多耶。

更有一流行之謬誤。雖高明者猶喜從之。其說曰。爲青年之訓練。計各種科目之價值。皆相等。而無可軒輊也。此實顯然爲駭人之論。與一切舊傳之說皆相背馳。且就吾所見。與今世一切經驗亦相刺謬。吾人當以爲倡議之人須負證明之責。然主此說者。初未嘗舉出絲毫之證據。惟大言武斷而已。而根據此空虛之警論。所有學校課程。及大學之入學資格。皆被推翻矣。世人之盲從如羊也久矣。而盲從之例亦以此爲最著。在座諸君。按此篇原係演說稿。見前註。幾盡皆身爲教師。足爲吾之佐證。大凡學生之才能。資性。由其所專習之學科。而大異。諒同人之中。無一人未嘗察及此也。代數學所啓發之才力。而同於圖畫。希臘文所啓發之才力。而同於鐵工。理所必無者也。各種學問。其所需之凝神一志。及判斷觀察想像之力。有大有小。

程度各各不同。其在教育上之價值。由是遂生差別耳。有數種學科。雖心神不定。亦能學之有成。而如算術及代數。則需深切恆久之注意。有僅依樣畫葫蘆。便能措置裕如者。亦有如希臘文及拉丁文。須常用推理力。每事以通例按之。驗其合否。有資於心者少。而資於目者多。有限於實際之真象。而不能激動美感者。又如文學。無論爲本國或外國。皆足以喚醒學生對於美境之欣賞。而啓發其想像力。吾知凡此所云。皆陳舊之理論。然既無確切證據。以證明今人觀察之是。而前人立說之非。則又何必反之。毋寧選擇。足以培養兒童良好習慣之學科。而使肄習之較爲得計也。

更有一謬說。與上節論釋者有密切關係。而互相文飾以爲奸焉。其說曰。凡功課。必使學生樂於學習。自此說行。而繁難之科目。日漸爲簡易者所取而代。且又刪除艱深之材料。發明便捷之方法。使易者更易。遂有無文法之近世各國文字。有名無實之拉丁文。簡易之數學。直將學問價值所寄之地。割而棄之。各種預經消化之食品。已剝奪青年齧嚼之能力。學生所求者。乃娛樂而非學問。彼爲「簡易」之學課。嚴重辨護者衆矣。其所持理由。謂此等學課。縱少實在之材料。然對於學生自有一種益處。比之知識爲尤勝云。吾固深信下愚者與高明者遊處。足資感興。啟迪教化之功。有人所不及料者。且使少年人生奮發上進之心。斯固然矣。然使此少年。雖感奮而不努力。或一暴十寒。坐失當前之機會。則必得不償失。且由是養成偷惰之惡習。將來欲使之服職盡責。乃更難矣。學生之於學課。無所予。則無所取。不耕則不穫。此非

適當之言也。且其所取。與其所予。成正比例。商業上有然。教育上亦如是也。常聞動聽言論曰。吾注意。樹立學生之品格。凡教員之腹中空。空缺乏材料者。尤恆作是言。夫品格之樹立。藉乎內力。若夫外施。以諄諄之詹言。聽者貌雖悅服。而心藐藐。則何補矣。吾儕每欽仰自成其學問之人。然舉凡有學之人。其學問皆自成者也。人之心智。若品格。其為方。為圓。皆成於自手。非他人所能代勞也。教育之重大裨益。即在訓練人之用功努力。苟學校而為人生之預備。則必須訓練兒童。使將來能履行人生所負荷之責任。必須養成兒童一種習慣。使能以欣悅有恆之心力。成繁劇之事業。必汗流浹面。庶可餬口。」見聖訓

世記第三章第十九節。謂必勞苦工作。則不能得食也。

此乃人生之定律。而亦美事也。「樂業」乃一高尚之成語。苟明其確旨。實亦極

良之格言。然樂於所業。與任情自縱之樂。決不容混為一談。任情自縱者。樂先見。其愉快。大抵在事前之預期。不旋踵而怨苦隨之矣。其在常人。操勞乃自克之事。惟其自克。故情形與前者相反。其始也痛苦。及夫成功。則快樂生焉。若此之快樂。可以遠勝於任情自縱之樂。然擇樂之人。恆昧於此。彼每僅見乎初步之痛苦而已。是故吾人之選取當前愉快。乃自然之勢。而經驗缺乏者。為尤然。自亞當 (Adam) 人類始祖 以來。未之或改。糾正此種固有之趨向。即使選擇目前之樂。而得永久之樂。實教育之職責也。

「吾儕不貴知識。惟貴權力。」此教育界之立體派。立體派。猶言無道理之急進派。所喧警於世者也。以彼輩而教育人。其不使人成為中空之方匣者鮮矣。充其說。則學生不必讀九九歌。謂「七乘八得五十六」僅為死知識。

曷若告學生曰。圖書館中某處。有書名代數幾何或類是者。該書中。此等煩苦之推算。一一表列。知有此書。則權力在手矣。嘻。慎哉。方吾童時。學生用之習字簿上。恆書曰。「知識。即權力也。」此格言。昔日奉爲教育之圭臬。今日仍當遵守耳。尤有進者。此格言不獨爲學校之寶訓。亦人生一切之南鍼。知識。不獨爲人類權力之最大來源。且幾爲惟一之來源。實業界之大王。其成功由何道哉。彼於所管領之實業。有清晰完滿。正確之知識。而又有充盈之想像力。以創造果敢之計畫。爲管領所資而已。拿破崙之所以能成爲名將及大政治家者。無他焉。亦由於各門學問。有詳盡之智識。而又濟之以機敏之想像力耳。諸君亦知野蠻人中。爲君長者誰乎。知醫之人也。彼乃此羣中惟一之智人也。角力而獻技。以邀賭之徒。其中出衆之人。亦其於拳術所知最多者也。誠哉。智識亦猶庶物然。欲其可貴。必須能致用。世人每太息痛恨於學生之腹笥便便而不能應用。雖然。此等歎恨。實屬過當。吾固未嘗見真有飽學而不能應用者。今姑假定世間確有如此之學生。更進而承認世常有人焉。具有智識。而永無用之之機會。或雖有合宜之機會。當前亦不能施之於用。然即此種種。反而觀之。人若胸無知識。則不論在任何情形之下。皆不能用之。此邱山不移之例也。吾儕成功之所繫。無他焉。勤求知識。盡其所能。而取之。既得矣。則善爲拂拭。善爲標識。善爲類別。毋荒厥功。若夫聽信渺昧之談說。涉乎未知或難喻之事實者。必不能從其中獲絲毫之權力。可斷言也。構成權力者何。堅強之意志。其一端也。險阻當前。則依理循序。以克服之。目的所在。則無論前

途景況之當吾意與否。必堅毅果敢。犯難跋涉以赴之。養成堅強之意志。實教育所應有事。外此則比較及演繹。貴乎迅速正確。此種才能。亦構成權力之一端也。然使不知所比較之事項。不知推論所據之張本。則何從施其比較與演繹哉。是故判斷力之養成。必須取資於確定之事理也。

夫欲保持此等事理於心。而使之明晰無訛。則首需記憶矣。而世人之輕蔑記憶。更甚於其輕蔑知識。每或道及。輒鄙之曰。「但憑記憶。有何用處。」或曰。「僅能死記於心而已。」今之譏評學校教授法者。常曰。學生腦中盡爲事實所充塞。記憶過多。以致權力日損云云。嗚呼。吾實欲一究學生所能記者何事。然吾求之幾三十年。乃空無所得。夫今世之學生。正患在不用記憶工夫。而評者猶爲此論。殆亦刻舟求劍之類乎。蓋彼誦述前人口中之遺言。而不悟時世情形已大變也。昔日者。學校確以事實教授兒童。而記憶力並非委置於不用之地。時至今日。語其實。人類之二大天資。記憶與想像。幾爲培育所不施矣。昔也記憶之操練。爲時所尙。而啓發敏確持久之記憶。共視爲教師職責之一。今則此時已成過去。因此變革。乃生諸種惡果。隨處可觀。尋常大學生。苟使立時熟記一事。輒蹙額疾首。若不勝其痛苦者。殊可憫也。語之以學。當時似尙能領悟。然過頃則遺忘矣。夫使學生心中所存留者。紛亂錯誤之影像。而外無他物。則教員日日上堂演講。日日指定課外讀書。究有何用耶。記憶者一切知識之基礎也。惟然。故幾爲人類一切權力之根本。智愚之大別無他。智者能記而愚者善忘耳。且記憶力與他種質性不同。其效率有賴於

訓練。愈用則愈靈。久不用則荒矣。

悲劇詩人阿費呂

Vittorio Alfieri (1749-1803) 意大利文學家

自叙其在土倫學院 The Academy of Turin 之經歷。謂爲「受假

教育之八年。」假教育者。實現今教育學說之自然結果也。今之知識界之黑暗。或由於是。必待教育家自身曾受教育。必待目前風氣中之謬說流毒。悉行滌除。必待世人對於學問之觀念。復歸於健全而精當。然後此誑騙之世局乃告終也。必至此際。然後晃昱之明。始降臨於吾儕之黑暗時代也。

乙丑
重編

飲水室文集

奉贈
樣本

著作者 新會梁啟超 印行者 中華書局

內容

- 一集 戊戌以前作
- 二集 居東瀛作
- 三集 歸國後至歐戰前作
- 四集 歐戰和議以迄最近作
- 附集 題跋詩詞曲小說詩話等

形式

全書八十冊分八函或裝一木箱（箱另加費但
聚珍做宋版精印用中國賽宋紙與四部備要一
律
全書用四號字上等油墨精印清楚美觀裝訂精
雅 每冊均印書根字

特色

梁先生的文言文流麗暢達一洗古文積習實
文學革命的先鋒可作學文的模範
梁先生的語體文委婉曲折或講文學或講科
學或講政治經濟或講中外大勢都是很好
的作品可作現代語體文的楷則
梁先生的文集自民五本局刊印後未曾續刊
此次所刊最爲完全並有許多從未刊布
文字

預約

定價二十四元 預約十四元 先交七元取書
時續交七元 一次交者聽
預約本年年底截止 十五年三月出版 郵費
每部一元 雅式木箱每只二元四角 不要木
箱者贈布套八個不另取費

述

學

庚嬴卣跋

王國維

歸安呂氏藏卣銘曰。王絡于庚嬴宮。舊釋庚嬴。余謂此字从貝从嬴。當是嬴字。假爲女姓之嬴。上虞羅氏藏一鼎銘云。鬻氏作寶鼎。字亦从貝。惟荀伯大父簋有鬻字。芮君盥有鬻字。則徑从女作嬴。又莖同敦有鬻字。疑亦从女。春秋左氏宣八年經。夫人嬴氏薨。葬我小君敬嬴。公穀嬴並作熊。觀於鼎卣二器。可知嬴熊二字相混之故矣。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吳偉士心理學 | 應用教育社會學 | 英國教育要覽 | 青島本現代之劇選 | 日本咖啡店之漫夜 | 南洋旅行漫記 | 琪環康陶動 | 少年中國運動 | 達哈士孔的狒狒情 | 同密歐與朱麗葉 | 羅密歐與朱麗葉 | 經濟學要旨 | 婦人主義論文集 | 國家主義的教 | 國家主義的教 | 盲音樂 | 德國人之婚姻問題 | 人的研究 | 沙翁傑作集第一種哈孟雷特 | 法國文學史 | 古動物學 | 小動物學 | 人件心 | | |
| 謝爾初 | 陳啓天 | 余家菊 | 張聞天 | 田漢 | 田漢 | 梁紹文 | 張聞天 | 王光祈 | 李劫人 | 李劫人 | 田漢 | 李璜 | 李劫人 | 余家菊 | 張聞天 | 王光祈 | 周太玄 | 田漢 | 田漢 | 李璜 | 周太玄 | 李劫人 | 李劫人 | |
| 三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
| 上卷七角 | 二角半 | 七角 | 三角五分 | 三角五分 | 六角 | 一元二角 | 五角 | 五角 | 七角 | 三角半 | 六角 | 四角 | 七角 | 八角 | 四角 | 五角 | 二角半 | 八角 | 六角 | 五角 | 一元二角 | 八角 | 一元二角 | 一元二角 |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邾公鈞鐘跋

王國維

此鐘舊藏吳縣潘氏。後歸端忠敏。今藏烏程張氏。其銘曰。陸罇之孫邾公鈞。其吉金白作禾鐘。罇字自來無釋。余謂此字从虫。亭聲。罇字古以聲類求之。當是螽字。陸螽卽陸終也。大戴禮帝繫篇。陸終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其五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氏也。史記楚世家語同。其說蓋出於世本。此邾器而云陸罇之孫。其爲陸終無疑也。

殷虛卜辭有罇字。从鬲。亭聲。余因此器螽作罇。因釋爲融字。古韻東冬二部之分合。久無定論。今冬部之螽融。乃並以東部之亭爲聲。可爲古韻學家添一有力之證據也。

新文化叢書

達爾文物種原始學
赫爾斯利一元哲學
女性主義
政治學
人生之意義與價值
歐洲政治思想小史
社會問題概觀
遺產之廢除
思維維術
近代西洋哲學史大綱
西洋古代中世哲學史大綱
農業政策
工業政策
商業政策
交通及郵政
收入及貧政
社會問題總覽
唯物史觀解
人類的進化
社會主義初步
科學發達略史
現代世界經濟大勢
現代心理學之趨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舒新城 | 耿濟之 | 張子高 | 孫百剛 | 毛詠棠 | 李宗武 | 李達 | 李達 | 馬君武 | 馬君武 | 馬君武 | 馬君武 | 馬君武 | 馬君武 | 廖鳳林 | 廖鳳林 | 劉伯明 | 潘公展 | 周佛海 | 高一涵 | 余家菊 | 吳蔚人 | 劉衡如 | 馮飛 | 馬君武 | 馬君武 |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三册 | 一册 | 一册 | 二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二册 | 二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二册 | 四册 |
| 七角 | 六角 | 八角 | 三角 | 四角 | 四角 | 一元二角 | 八角 | 五角 | 各四角 | 一元 | 八角 | 五角 | 三角半 | 五角半 | 三角半 | 七角 | 八角 | 八角 | 五角 | 四角 | 三角 | 三角 | 四角 | 一元二角 | 一元八角 |

中華書局發行

史記三家注補正

卷四

瞿方梅遺著

吳太伯世家第一

太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索隱壽夢是仲雍十九代孫也。方梅案上文壽夢乃仲雍十八代孫。伐吳至衡山。集解杜預曰吳興烏程縣南也。方梅案烏程卽湖州附郭。去鳩茲地遠。亦非楚吳必經之道。劉昭郡國志注或云丹陽縣之橫山去鳩茲不遠。子重所至也。古衡橫通用。顧氏左傳杜解補正本以爲說當不誤也。江慎修謂今太平府當塗縣東北六十里有橫山似爲近之。存參。

雩婁集解服虔曰雩婁楚之東邑。方梅案今潁州府霍邱縣西南有雩婁故城是也。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方梅案楚世家及伍子胥列傳皆以卑梁屬吳。而謂楚邑蓋鍾離耳。又卑梁本邑名。而此及伍傳稱氏。楚直作邑。爭桑者楚曰小童。伍曰女子。詞亦各有異同也。而謁王僚飲。索隱謁請也。方梅案當言請而致之。大荒北經風雨是謁注。言能請致風雨。蓋其義也。乃從海上攻齊。集解徐廣曰上一作中。方梅案左氏傳曰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世家同。然則舟師必不從海上。從海中可知也。如徐作中爲是。

乃長晉定公。集解徐廣曰黃池之盟。吳先歃。晉次之。與外傳同。方梅案晉趙世家及秦本紀亦皆云卒長

吳也。

齊太公世家第二

以漁釣奸周。西伯正義。奸音干。方梅案奸當音迂。說文迂進也。段氏曰。干求字當作迂。干之本訓犯也。干澤干祿云者。仍迂假借字耳。正義失之。

十一年。集解徐廣曰。一作三年。方梅案當直云。一作十三年較醒。考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今據竹書紀年。帝辛五十二年庚寅。周師伐殷。其明年爲周武王十二年辛卯。然則伐殷事在十一年審矣。術家以五星日月推之。亦云十一年是。

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索隱舊說穆陵在會稽。非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也。方梅案春秋大事記齊穆陵。辨力申索隱之說。謂如此。乃與五侯九伯相應。與楚使鍼鋒相對。不然。仍於楚地風馬牛不相及。烏能折楚使之口。愚竊以爲南至淮南。不足包舉九州。殊違九伯之義。詳省管仲責楚語意。其折楚使而鍼鋒相對者。純在五侯八字。而語氣至夾輔周室一頓。惟其有征伐之責。故特廣封其地。以表異於他國。卽史所云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賜履云云。正是另起鋪張。以足上意。此文則又先敘封域。下乃推開言之耳。不如仍主杜服兩說爲是。然必實指南至爲臨朐縣之穆陵關。則亦未

盡信也。何者。酈善長侍節東州。海岱之間。洵所諳習。穆陵關當東小泰山之麓。其注汝濼。流巨洋等文。但於流水篇云。左合峴水。水出大峴山。而不言大峴。卽齊穆陵地。可知元魏末尙無此稱也。惟淇水注曰。無棣溝。蓋齊四履之所。舊說在遼西孤竹。二說參差。未知所定。然管仲以責楚。無棣在此。方之爲近。存參。

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集解禮記曰。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方梅案集解未僚。此謂太公卒時。凡享壽百有餘年。非謂旣卒後。又歷百餘年也。說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又竹書紀年載文王得尙在帝辛三十一年。至周康王六年。齊太公薨。中間六十六年。卽謂釣渭之年。遇文王。其卒也已百三十六年矣。可證。

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爲發代。方梅案卒字屬下讀。言瓜期盡而代弗至也。緊對上文及字。弟無行。方梅案弟第古今字。

秦穆公辟遠。方梅案辟讀爲僻。

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方梅案珍怪物謂鄙黍里禾。脊茅。鵝。鱗。鳳。嘉穀之屬。戲之。方梅案戲當讀磨。謂磨丑父入晉軍。故文於頃公計脫下。卽緊接入其軍三字。可見。

對曰。叔子齊君母。方梅案上注杜預曰。桐叔。蕭君字。子女也。此云叔子。則史公不以桐叔爲字矣。蓋蕭故

子姓。意亦魯女稱伯姬季姬。齊女稱孟姜仲姜之例耳。然究與蕭桐連文不合。不如仍左氏傳覆稱蕭桐叔子爲安。晉世家作姪子。必誤字也。

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索隱安平齊邑。地理志涿郡有安平縣。方梅案涿郡安平卽今直隸深州安平縣治。田氏當不割此遠地以爲己邑也。地理志留川國有東安平縣。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東十九里。後燕師入齊。田單走安平。既復封單爲安平君。卽此。

魯周公世家第三

登宋女爲夫人。方梅案周禮羊人登其首注。升也。禮記月令農乃登麥注。進也。又登龜注。言登者尊之也。文義類之。

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集解服虔曰。大夫稱主。比公於大夫。故稱主君。方梅案服說蓋以自謂君主者。實景公自謂昭公爲主君也。自字輕讀。趙世家簡子疾。扁鵲視之曰。今主君之疾云云。他日出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夫簡子爲晉六卿。而扁鵲稱之如此。此大夫稱主君之證也。

齊伐我。方梅案孔子作春秋。內魯國。故稱我也。史於各國皆稱我。而於高祖本紀。凡與楚涉之件。翻不言我云云。疑其錄仍各國史詞。而未能裁宗壹是耳。書中此類甚夥。特揭其故於此。

楚伐我。取徐州。集解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方梅案徐州在魯東是矣。非薛縣也。說文郟。郟下邑。从

邑余聲。魯東有郟城。讀若塗。段氏注曰。楚所取徐州卽郟地。疑非薛。齊湣王三年已封田嬰於薛。不能至魯頃十九年魯尙有薛也。

燕召公世家第四

禹薦益已。索隱案以已配益。則益已是伯益。而經傳無其文。未知所由。或曰已語終辭。方梅案禹薦益句已字屬下而字讀已而者。猶旣而也。下傳之於益已而啓云云。又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云云。句例與此并同。

而以啟人爲不足任乎天下。方梅案人字疑衍文。燕策無人字。惟上文而以啟人爲吏句有之。可證。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索隱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紀年又云。子之殺公子平。則年表紀年爲謬。方梅案紀年於子之殺公子平下尙有不克二字。是年表謬。紀年并不謬也。索隱何疏戾若此。

士卒樂軼輕戰。方梅案軼讀爲佚。漢書李廣傳而其士亦佚樂。注閑豫也。燕策用本字作佚。

卿秦。方梅案燕策作慶秦。古卿慶通用。故慶雲或作卿雲。卿子冠軍或作慶子冠軍也。又通鑑注曰。姓譜卿。姓也。索隱謂戰國策云爰秦。爰蓋慶字之訛。非姓爰也。下文有將渠者。通鑑注將亦姓也。或云卿將皆官也。秦渠名也。國史變文而書。遂失姓。其說非是。

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閒奔趙。方梅案趙世家云。趙將樂乘。又云以樂乘爲武襄君。燕策云。趙使樂乘以五萬遇卿秦於代。則是乘爲趙將審矣。愚謂此文樂乘乃樂閒之誤。觀趙世家廉爲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可證。或曰閒則虜矣。此文何以言奔。不知閒軍旣破。乃遂脫而走趙。故燕王與閒謝書。責其舍己而去趙。燕策見而趙世家云虜者。自趙言之。但見其軍破而將亦至。則遂以爲虜焉云耳。其實閒自卒之也。

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方梅案燕立國自召公奭至今王喜。大凡八百二十七年。

管蔡世家第五

蔡潰。方梅案此下皆十九年事。因緣敘之。故亦不復別之也。

陳司徒招。索隱或作昭。或作韶。並時遙反。方梅案卽哀公弟公子招也。韶爲本字。招昭皆或作通用。如舜樂本韶字。獨斷一曰大招作招。李斯傳。昭虞武象。則又作昭。可證也。索隱云。并時遙反。以此。

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方梅案上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是時伯邑考前卒。武王亦薨。管叔誅。蔡叔放。周公故自居攝政。見疑。然則同母而輔拂者。惟曹成霍康及冉季五人而已。此云十人。疑有誤。或衍文也。

陳杞世家第六

居于媯。納其後。因爲氏。姓媯氏。方梅案其後者。謂其後至胡公耳。左昭八年傳。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注曰。賜姓曰媯。封諸陳。疏曰。世本。舜姓姚氏。哀元年傳。稱夏后少康奔虞。虞思妻之以二姚。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爲媯耳。可證。下文乃復求舜後得媯滿。語欠分曉。而孔氏至謂虞舜居媯水。故周賜以媯爲姓。陳世家言胡公之前已姓媯。是馬遷之妄也。詆斥未免過甚。

桓公鮑卒。方梅案此及左傳皆不言蔡殺之者。而田完世家曰。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自立爲厲公。未知何據。

爲佗殺五父。集解。譙周曰。春秋傳謂佗卽五父。方梅案此杜氏說。春秋傳未明言之。王伯申氏作春秋名字解。詰曰。陳公子佗字五父。佗讀爲純。召南羔羊篇。素絲五純。毛傳。純。數也。釋文曰。純本又作佗。則是佗五父實一人耳。史公分而二之。正東皙所云馬遷分一人爲兩人者。其此類乎。

厲公數如蔡。淫。方梅案此本公穀說。然公穀春秋皆於桓五年春正月書陳侯鮑卒。六年秋八月書蔡人殺陳佗。計佗立才年許耳。此文及年表皆云厲公七年見殺。乃當魯桓公之十有二年。進退參詳。總難曲合。史公亦大好異矣。

而立躍。是爲利公。方梅案田完世家謂桓公少子林令蔡人誘殺厲公而自立。是爲莊公。不言別有利公。與此又異。又考諡法殺戮無辜曰厲。不悔前過曰戾。無利字也。

徵舒自立爲陳侯。方梅案春秋三傳并無徵舒自立之事。此與齊晉世家齊頃請晉景爲王事同一附會。束皙言馬遷以無爲有者。其此類乎。

乃殺陳使者。索隱卽司徒招也。方梅案春秋左氏傳所殺陳使者。乃干徵師也。陳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招遂得不死而放于越。索隱說誤。

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方梅案楚之滅陳。誠爲二十四年無疑。考孔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於陳爲二十三年。此文誤也。

衛康叔世家第七

初宣公愛夫人夷姜。方梅案左桓十六年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注曰。夷姜宣公之庶母。疏曰。世家云。初宣公愛夫人夷姜。烝淫而謂之夫人。馬遷謬耳。

太子伋母死。方梅案杜預曰。失寵而自縊死。

宣公正夫人。方梅案此卽宣姜。宣公所取太子伋婦以爲己妻而立之者也。云正夫人者。以夷姜實非夫人。而上文已直書之曰夫人矣。故此加正字以別之。此史公意也。

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方梅案春秋左氏傳。桓公十三年惠公立。十六年出奔齊。莊公五年冬伐衛納之。六年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乃卽位。最魯桓立十八年卒。而魯莊卽位。自

桓十三年至莊五年。凡十一年。并明年即位。凡十二年。亦與上文黔牟立八年語合。而此云通十三年。年表又并即位之年通十四年。恐誤。

二子怒如宿。索隱左傳作戚。此亦音戚也。方梅案戚从未聲。宿从夙聲。故小明三章以戚宿爲韻。然則二字者古故同聲通假。無勞藉音。正與邾之作騶。蔑之作昧同例。今大名府開州北七里有古戚城。卽此也。

宋微子世家第八

面縛。索隱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劉氏云。面卽背也。義亦稍迂。方梅案劉說是也。漢書項籍傳馬童面之。師古曰。面謂背之。不面向也。夏侯嬰傳面雍樹馳。師古曰。面。借也。字以相反爲義。與亂訓治。徂訓存同例。

武公生女爲魯惠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方梅案年表武公生女及卒。皆十八年事。

是歲魯弑其君隱公。方梅案是歲謂九年也。檢年表云在八年。與春秋合。從表爲正。

十年夏。宋伐魯。戰於欒邱。方梅案春秋欒邱之戰。乃莊公十年事。於宋爲潛公八年。在宋大水之先一年。此誤。

十一年秋。潛公與南宮萬獵。云云。方梅案年表無十一年。而書此事十年。考春秋亦合作十年。而上文十

年事又當退作八年也。說見上。

諸公子。方梅案謂戴武宣穆莊五族之子。

六鵬退飛風疾也。集解賈逵曰。風起於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鵬逢風卻退。方梅案漢書五行志。劉歆亦以爲風發於他所。至宋而高。鵬高飛而逢之則退。與賈逵說同。竊謂風高愈疾。理自確當。而鵬飛過高。無從目驗。何以知其爲鵬。又何以知其爲退飛也。王而農春秋稗疏曰。鵬水鳥。雌雄相視而孕。亦謂之青雀。舩首畫之以避水災。飛不能高。故其退飛人得而見之。說極近理。可從。京房易傳曰。距諫自彊。茲謂卻行。厥異鵬退飛。劉歆以爲象宋襄公區霧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鵬之數云。二說亦見漢書五行志也。

王偃立四十七年。集解年表云。偃立四十三年。方梅案魏及田完兩世家合從年表爲是。

齊潛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方梅案魏世家但曰昭王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不言與齊伐宋分地事。若楚世家則并不記此年事也。又田完世家曰。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是時楚魏皆稍弱。而楚尤甚。己土尙爲所奪。亦安得分有其地乎。此文不足據也。

晉世家第九

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方梅案左氏傳莊公二十五年城聚以處羣公子。明年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故兩事兩地。聚在今絳州絳縣東南。卽後魏所置南絳縣。一名車箱城。絳在今平陽府翼城縣東南十五里。一名翼。江慎修氏以爲絳卽漢絳縣。今絳州北平陽府太平縣南二十五里。而史公混以爲一。失之甚已。

始都絳。索隱春秋莊二十六年傳士蔿城絳是也。杜預曰。今平陽絳邑縣。應劭曰。絳水出西南也。方梅案此故絳也。水經澮水注引詩譜言晉穆侯遷都于絳。暨孫孝侯改絳爲翼。後獻公北廣其城方二里。又命之爲絳。卽此所云。卽士蔿所城。不誤。惟年表作獻公九年。推左氏傳亦合作九年爲是。杜預所注乃晉景所遷之新田。新絳地殊謬。而索隱引之。蓋未審也。應說又以故絳爲言。見澮水注。須辨。

狐偃咎犯。文公舅也。方梅案狐姓偃名。字子犯。云咎犯者。以文公舅故。咎蓋舅假借字。禮記大學篇作舅犯。穆天子傳咎氏晏飲母有禮。亦假咎作舅也。可證。

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方梅案杜氏左傳注曰。至此四十矣。齊次風謂杜注所以駁正史記之謬。

五蛇爲輔。索隱五蛇卽五臣。狐偃趙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舊云五臣有先軫顛頡。今恐二人非其數。方梅案上文已明言先軫在五臣之數。而顛頡則未也。愚竊以爲趙狐賈魏者始終相從。而先軫

則從於未亡。介推則從於已亡。何言之。楚世家叔向曰。昔我文公有先大夫子餘。子犯爲腹心。子餘趙襄字魏犇賈佗爲股肱。齊宋秦楚爲外主。欒卻狐先爲內主。正義引杜說。先卽先軫。焉有從亡在外。而復爲內主者乎。是知趙狐賈魏介適足五蛇之數。而先軫不與焉。故紀年云。狐尾與先軫禦秦于廬柳。蓋惟先軫留不從亡。懷公遂不疑而遣之。而先軫名爲禦秦。實爲重耳內應。正與叔向語合。而徐位山紀年統箋謂禦秦當作禦晉。蓋未得其旨也。

於是文公環絛上山。而封之。以爲介推田。方梅案水經汾水注。文公有內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續軍糧。後文公復國。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祿。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朱箋謂異苑亦載子推逃祿隱迹。抱樹燒死。

願以閒執讒慝之口也。方梅案此本左氏傳爲說。既上文不錄蔣賈謂子玉過三百乘不入之言。則此云閒執讒慝者。殊爲無根。閒實閑假借字。

穀先軫子也。方梅案穀非軫子。齊氏左傳注疏考證曰。以傳考之。軫子先且居。且居子先克。文九年爲箕鄭等所殺。則此先穀當是軫之孫。或曾孫。疏云。疏謂孔蓋先軫之後。可謂慎審矣。

逞者欒書孫也。集解左傳逞作盈。方梅案盈逞聲近假借。左昭二十三年傳。沈子逞。公羊氏作楹。穀梁氏作盈。可證。

楚世家第十

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方梅案水經洧水注。世本曰。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是生六子。孕三年。啓其左脅。三人出焉。破其右脅。三人出焉。

四曰會人。集解。世本曰。會人者鄭是也。方梅案。世本會人卽檜之祖也。此鄭字誤。當作郟爲是。四曰會人。索隱。系本云。四曰求言。方梅案。求蓋萊字之謬。

乃遂與勇力。死土石乞等。方梅案。此上當據年表及左氏傳補十年二字。

惠王乃復位。是歲也。滅陳而縣之。方梅案。此上當據陳世家推楚系補十一年三字。則是歲也。句乃有根據。徐廣曰。是歲爲惠王十年。蓋沿年表之誤。不可從也。

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索隱。兩國。韓魏也。方梅案。索隱意。謂楚界秦韓魏齊四國。失秦與齊。則韓魏必輕楚而兵至矣。愚竊以爲韓魏素無兩國之稱。今望文義。似仍承上秦齊言較安。

是我亡於秦。索隱。謂失商於之地。方梅案。張儀以秦商於地許楚。令楚絕齊而不與地。則商於仍秦有者。楚亦安得云亡也。且上文已明言不如因賂之一名都矣。然則亡於秦者。卽謂亡此名都耳。索隱誤釋。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索隱。亦非河間之縣。則韓之平陽。秦之武遂。並當在宜陽左右。方梅案。武遂在今平陽府臨汾縣西南。兩地相去不遠。與此正合。而

云並當在宜陽左右。乃泥上文破韓宜陽爲言。迂謬太甚。亦令後人滋異說耳。

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方梅案言用兵而民必傷。傷民而得名與實。猶可說也。名實不得。則不足以傷民矣。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節事者。以地索隱。國語以作與。此作以。亦與義也。方梅案以與古通用。詩江有汜。不我以箋。猶與也。儀禮鄉射禮。各以其耦進。注與也。皆以與通用之證。

諸御千人。索隱。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方梅案呂氏春秋慎勢篇。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又唐開元占經引紀年曰。今王四年。碧陽君之諸御產二龍。檢今本竹書紀年無此語然則春秋時各國皆有此官。不

獨於越爲然也。

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索隱。按紀年。粵子無顓。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殺無疆之語。是無疆爲無顓之後。紀年不得錄也。方梅案今本竹書紀年。周顯王十二年。於越子無顓卒。次無疆立。二十三年。楚入徐州。三十六年。楚圍齊於徐州。遂伐于越。殺無疆。與此正合。何謂無楚敗越殺無疆之語。又無疆立後。尙五十八年。而紀年乃終。何謂不得錄也。

濱於江南海上。方梅案上云楚取故吳地至浙江。此江南蓋謂浙江之南。乃裝黃金千溢。方梅案溢讀爲鎰。

鄭世家第十二

而虢鄆果獻十邑。集解虞翻曰十邑謂虢鄆鄆蔽補丹依倣歷莘也。索隱國語云太史伯曰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倣歷莘君之土也。虞翻注皆依國語爲說。方梅案水經洧水注黃水流逕華城西。史伯謂鄭桓公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此注以華莘形近而誤爲莘耳。作華爲是。檢今本國語作莘并誤。酈氏謂華卽秦昭王三十三年白起攻魏拔華陽之地。司馬彪曰華陽亭名在密縣。

又案困學紀聞引此注作華。以證鄭語之失。然則此注本作華。今作莘者。蓋經淺人妄改耳。

單伯索隱依左傳作檀伯。檀伯鄭守櫟大夫。事在桓十五年。此文誤爲單伯者。蓋亦有所因也。按魯莊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事。與周單伯會齊師伐宋相連。故誤耳。方梅案單伯卽檀伯。與下文傳瑕作甫假同例。古單亶字多通用。周頌單厥心。周語作亶厥心。又鱣或作鱣。顛或作戰。嬋媛或作嬋媛。文選服鳥賦變化而嬋作鱣。荀子正論篇堯舜禪讓作擅讓。皆其證也。安得以桓十五年之檀伯。謬爲莊十四年之單伯。且左傳固周單伯與厲公連文。而此文上下并無自櫟侵鄭之言。其奚由涉而誤也。索隱說非是。

趙世家第十三

更立襄公曾孫周。集解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索隱：晉系家襄公少子名周。方梅案：晉世家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是襄公少子名捷，而周則捷之孫也。又下文明言桓叔生談，談生周，周之立年十四矣。考襄公卒後，靈十四年，成七年，景十九年，厲八年，都凡四十八年。焉有襄公既卒四十八年而尚有一十四歲之少子者乎？此及趙世家不誤。未知索隱何以云也。年表作孫亦誤。

張孟同索隱，按戰國策作張孟談，談者史遷之父名。遷例改爲同。方梅案同談一聲之轉。如云遷避父諱也。何以晉世家之惠伯談，李斯傳之韓談，不又當避改耶？

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爲壇臺。方梅案水經濟水注京縣城故鄭邑城北有壇山岡。趙成侯二十年魏獻榮陽，因以爲壇臺岡。說與此異。

兄弟之通義也。集解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元始也。夷平也。方梅案兄弟一作元夷。當由小篆形近而誤。徐說非也。

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方梅案常山卽恆山。張守節曰：地道記謂恆山在曲陽縣西北，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峽，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上黨卽今山西潞安府。然則代居常山之北，而上黨在其西南，相去千里。此當謂自常山以北至代，以西南至上黨也。至字作兩層解爲是。

高信卽與王戰。方梅案與猶以也。謂高信卽以王之徒戰而護王耳。高信素與肥義和親。且有舊約。故遂臨難赴之。非高信黨章而與王爲戰也。

主父開之。索隱開謂開門而納之。俗本亦作聞字者非也。譙周及孔衍皆作閉之。閉謂藏之也。方梅案開字是。閉義雖安。不如開較樸雅。又極於史公文字肖也。

平舒集解。徐廣曰。平舒在代郡。正義括地志云。平舒故城在蔚州靈邱縣北九十三里。方梅案二說失之。地理志勃海郡有東平舒縣。師古曰。代郡有平舒。故此加東。卽今順天府大城縣治也。趙氏一清謂是時趙境東逼。故燕以三邑易之。旣葛城在高陽。則平舒必相去不遠。固知平舒不在代郡在勃海也。

魏世家第十四

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爲秦所敗。方梅案上文伐秦敗我武下注。武下魏地。正義引括地志云。故武城一名武平城。在華州鄭縣東十三里。愚謂此武堵卽武下地。古讀下如甫。下堵聲近相假。亦猶番禺之作蒲吾。封龍之作飛龍。西俞之作先俞也。是年秦表曰。敗韓魏洛陰。考洛陰在今大荔縣西南。武城在今華州東北。華至大荔凡百八十里。武城洛陰相距不過百里。言魏會韓宅陽。因謀共城武城而秦害之。於是興師擊武城。韓魏退走至洛陰。遂爲秦所追敗也。正義以城字讀屬宅陽。何其謬之甚也。岸門集解。徐廣曰。潁陰有岸亭。索隱。徐廣云。潁陰有岸門亭。劉氏云。河東皮氏縣有岸頭亭也。正義括地

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方梅案河東岸頭亭與曲沃相近。劉說是也。諸云在潁陰許州者。殆未觀於上文而準測其地望耳。水經潁水注引此亦誤。

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爲和方梅案河外謂自華州鄭縣以東至虢地。

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正義平陽晉州本韓都也。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名弗泉。源出絳山。飛泉奮涌。揚波北注。縣流積壑。二十許丈。望之極爲奇觀矣。按引此灌平陽城也。方梅案水經滄水注。原本作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梁書韋叡傳稱引同。董氏祐誠謂爲史記本文。顧景范亦謂此汾灌安邑。絳灌平陽爲文互也。今考汾水灌平陽甚合。若絳水則不可灌安邑。如云接引灌溉。豈有汾水本近平陽。必舍就近之汾水。而引取百里而遠之絳水者乎。絳灌安邑。則又中隔涑水。古今遷移未敢強解。試以今地言之。則顧景范所云以絳水爲涑水者較得。閻百詩創爲交錯互舉之說。實與接引灌溉等謬。難從也。

五入囿中。索隱徐廣云。一作城。而戰國策作國中。方梅案下文尙有國繼以圍之語。則此作囿爲是。

大縣數十名。都數百。集解徐廣曰。一作百。解上句 一作十。解下句 方梅案春秋時楚滅陳卽縣之。下文亦云得

韓以爲縣。又趙簡子誓衆有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如以左隱元傳大都不過三國之一較之。則是縣有一大國之地。而都特小國三分之一耳。又商君傳則何不歸十五都注。索隱曰。鞅封商於二縣。

其中凡有十五都。皆縣大於都之證。故此云大縣數十。名都數百。不誤也。

韓世家第十五

七年。伐齊。至桑邱。方梅案地理志。泰山郡有樂邱縣。此桑字疑樂字之誤。

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索隱按紀年。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於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方梅案今本竹書紀年。周顯王三十三年。鄭威侯與邯鄲圍襄陵。三十八年。王會鄭威侯於巫沙。隱王元年。鄭宣王來朝。然則圍襄陵去會巫沙。凡六年。去朝梁。凡二十三年。而索隱以爲一年事。不知何所本而云然也。

將西購於秦。索隱戰國策作講。講亦謀議。與購求意通。方梅案講亦購也。講購皆衍葑聲。檇甘列傳與魏講罷兵。鄒氏云。讀講曰媾。可證。

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隱到欺也。猶俗云張到。然戰國策作勁。勁強也。方梅案勁字是。古或書莛作全。全至形近。力刀亦形近也。故誤。朱駿聲氏訓到爲弔亦通。

施三川而歸。正義三川。周天子都也。方梅案三川者。伊洛河三川也。伊闕。宜陽。武遂。新城。陽城。負黍。悉在三川地。故下云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此三川當云韓地。乃於上下文義可通。不得因秦置三川治洛陽。遂直訓爲周都也。正義失之。

教 育 叢 書

本叢書 由國內 外教育 學專家 擔任編 輯採用 最新學 說以明 白淺顯 之文字 譯述之 專供師 範學校 乃中小 學校教 師及教 科用書

| | | | |
|-----------|-----|----|------|
| 教育心理學大意 | 廖世承 | 一冊 | 八角半 |
| 教育心理學 | 廖世承 | 一冊 | 一元四角 |
| 學習心理學 | 朱定鈞 | 一冊 | 六角 |
| 個性論 | 舒新城 | 一冊 | 二角 |
| 幼稚之意義 | 王克仁 | 一冊 | 一角 |
| 幼稚園課程研究 | 唐毅 | 一冊 | 三角 |
| 兒童與教材 | 鄭宗海 | 一冊 | 一角 |
| 初等設計教學法 | 沈有乾 | 一冊 | 四角半 |
| 道爾頓制概觀 | 舒新城 | 一冊 | 八角 |
| 道爾頓制研究研集 | 舒新城 | 一冊 | 八角 |
| 道爾頓制討論集 | 舒新城 | 一冊 | 四角 |
| 葛雷式學校組織概觀 | 芮佳瑞 | 一冊 | 三角 |
| 施行新學制東大附中 | 廖世承 | 一冊 | 一元二角 |
| 中學訓練問題 | 陳啓天 | 一冊 | 一角半 |
| 中等以上作文教學法 | 梁任公 | 一冊 | 三角半 |
| 教學觀察法 | 施仁夫 | 一冊 | 三角 |
| 圖書館簡說 | 蔡瑩 | 一冊 | 一角半 |
| 近代教育家及其理想 | 唐毅 | 一冊 | 六角 |
| 美國教育概覽 | 汪懋祖 | 一冊 | 八角半 |
| 美國鄉村教育概觀 | 古樸 | 一冊 | 三角 |
| 學校教育指導法 | 杜定友 | 一冊 | 八角 |

教育小叢書

| | | | |
|--------------|-----|----|-----|
| 近代歐美初等教育發達小史 | 楊廉 | 一冊 | 一角半 |
| 小學公民科教學法 | 唐湛聲 | 一冊 | 二角 |
| 小學地理教學法 | 薛鐘泰 | 一冊 | 一角半 |
| 兒童論 | 余家菊 | 一冊 | 一角半 |
| 學校與社會 | 劉衡如 | 一冊 | 三角 |
| 教育原理 | 元尙仁 | 一冊 | 一角半 |
| 教育問題 | 邵爽秋 | 一冊 | 一角半 |
| 青年職業指導 | 王文培 | 一冊 | 四角 |

中華書局發行

玉篇誤字考

鮑鼎

梁顧野王玉篇三十卷。上繼澆長。下開百世。世多稱之。惟其書經蕭愷等刪改行世。子見梁書蕭顯傳在梁時已非完冊。唐孫強又增加之。又有玉篇抄十三卷。釋慧力像文玉篇二十卷。趙利正玉篇解疑三十卷。慧力利正書尙別行。孫強增加其書已紊。及宋陳彭年、吳銳、邱雍復加廣益。而書乃愈紊。廣益本行。野王原書遂成絕響。而世尙謂玉篇猶存說文義例。段玉裁、孫星衍乃欲以之讎校說文。不亦慎乎。朱彞尊既加校刊。鄧顯鶴著爲札記。雖極詳洽。然祇據孫陳之本。非復顧氏之舊也。遵義黎庶昌得日本古抄本玉篇。刊入古逸叢書。其書每字之下。博引經籍。其有自下己意者。則加野王案三字。與廣益本判若霄壤。字數亦較廣益本爲寡。蓋真顧氏手定之本也。尙有日人崇蘭館藏冊字欠部殘卷。即黎本所缺冊部之末至欠部之前半東吉貞藏山至宀部殘卷。高山寺藏糸部殘卷。即黎本糸部前半卷又某寺藏魚部殘字十三行。俱黎氏所未搜列者。茲皆通校一過。而得誤字如右。至廣益本誤字。則有鄧氏札記在。茲不再述焉。依阮氏十三經校勘記例正文頂格注低格寫

言部

詐不作詐

謹注謹言譖拳也。言譖誤

謹注謹讓囁啐也。謹誤

譏註謹也。謹誤

講注胡圭切。圭誤

按圭麥聲遠
確為誤字

訇注駭言聲也。駭誤

詭注說也。詭誤

訐注張口鳴也。訐誤

謔注今作

惠。惠誤
噴

訴注譖也。譖誤

譙誤謂按原本以譙為正字

譎注詆譎也。詆譎誤
數諫也

詆注欺也。欺誤

該注咸也。咸誤

註注識也。識誤

諛注誣諛

也。誣誤經又
脫諛字

瞽注視監下也。監誤臨又脫
視字增見字

訥注或為訥。訥誤

諛注諛言也。諛言誤
噴語

譎不作
誤

讞注今亦為讞。今亦為誤
說文作

讞注才智也。才智誤

譯注或作譯。或誤

讞注誣讞審諦。誣誤

訛注古為訛。古為誤
今作

言部

讞注徒木切。木誤

乃部

乃注申辭之難也。申辭誤曳離非
說文亦作曳離非按

乃注籀文。籀誤

乃注古文。古誤

適注乃也。乃誤

兮部

粵注先聿反。聿誤

亏部

虧注或作虧。或誤 俗

粵注審慎之詞也。也誤 者

亏不作平 據廣益本下有平字古抄本無

音部

龔注音響樂名五龔。五誤 六

經注經形也。顛項樂名六經。形誤 五 六

叩部

毀注籀文。籀誤 古

杲部

杲注今作鏢。鏢誤 鏢

鞫注掘地也。掘誤 鞫

審不作審

審注籀人以口氣吹管。口誤 於中 又移 氣上 管

穌注穌調也。穌誤 音 穌

韶注今作韶。韶誤 唱

以上據古逸叢書本

𠂔部

𠂔注又惡也。惡誤 𠂔

宀部

商注滿也。出滿誤

欠部

歎注入曰呬。哈呬誤

歎注吹氣也。歎吹誤

欵

不作欵 按古抄本以此爲正字下無欵字

以上據日人崇蘭館本

歎注咽中氣息不利也。甚息誤

歎注恨不滿也。出滿誤

歎注蹙鼻也。蹙蹙誤

欵注久欵也。欵久

誤氣逆又增歎字

歎注張口笑也。日口誤

欵注軟唾也。欵軟誤

欵注哇聲也。欵哇誤

歎注歎飲猶

媯也。媯媯誤

歎注古作呻。古誤亦

欵注欵飲也。欵飲誤

食部

飭不作餉

養注相謁食麥饘曰養。飯饘誤

饘注黍稷也。稜稷誤

舖注古作盪。盪古誤盪亦

餉注或作黏

粘黏誤

餌注饑也。糕饑誤

餽注餽飪也。餽餽誤

餽注餽餽也。餽餽誤

放部

敖 不作敖 古抄本以敖爲正字注或爲敖字

丌部

𠄎 反說文 𠄎古抄本字首列此本撰字也 𠄎與𠄎字廣迥 𠄎本相移 𠄎字於後移而與𠄎當卦名又謂𠄎同 𠄎與𠄎俱

其注豈也 豈誤

卜部

卦注挂也 挂誤

爻部

楸注藩也 藩誤

車部

車注謂車正也 正誤

𨋖注車橫笮也 笮誤

輓 不作輓

輓注輓也 輓誤

輓 不作輓 古抄本以輓爲正字而以輓附其下

擊注挂也 挂誤

𨋖注反推車令有所付也 令誤

輓注輓轉也 輓轉誤

靴 不作輪 注同

轉注或作箒。箒誤

鞫 不作鞠

舟部

艦注小艦也。小艦誤

臚注船頭也。頭誤

水部

汙注浮也。浮誤

湛注露貌。露誤

滂注川谷吐氣貌。川誤

澍注時雨樹生萬物。澍誤

瀆注涔瀆久雨。久誤

漫注澤多也。澤誤瀆又

涔注涔陽浦名。浦誤

滯注亦作滯。滯誤

渴注口渴反。口誤

滲注浙米也。浙米誤

涇注浚也。浚誤

以上據古逸叢書本。

山部

啓 不作岷

巖注山高峻也。峻誤

磬注牛刀反。亦作礙。牛誤午礙者甚多按廣益本中

岨注石山戴土也。

上土誤 辟注万賣反。万誤

嶧 不作嶧

嶧注嶧狐山。狐誤

嶧注嶧嶧也。嶧誤

嶧注銳山也。上山誤

嶧注殿基之勢也。基誤

尸部

麤注滅也。滅誤

广部

廡注廡也。廡誤

廡注古文廡。廡誤

廡注藏也。藏誤

廡注或作時時。時誤

廡注壓

也。歷誤

廡注或作倬勤。廣益本有勤字

廡注具也。具誤

廡注時居也。時居誤

廡注

今作寓。寓誤

厂部

底注又石也。也誤

庸注石間見也。文間誤

珽 不作珽

尾注開張也。張誤

絜 不作摩

高部

亭注大平十里一亭。亭有長。又平十誤華字

石部

碇 不作碇

碇注以石研繪也。作研說文

研注亦作擘。碇。碇。研擘碇誤

砌注限也。阨也。阨誤砌

碇注亦作槌。槌誤

礮注惡雄黃。雄誤

礮注躄也。躄誤礮按

斫注礮斫

也。礮斫石貌誤

磬部

磬 誤磬本力京切多聲本下注除隆反鼓聲也廣益

阜部

陰注今作霽。陰誤

阿注比也。北誤

隋注急也。急誤

侈注亦宥也。亦誤

阮注塹也。

塹誤

陳注重巘。巘誤

隘注陜也。陜誤

障注障也。障誤

隩注亦作窳。窳誤

塹注隄也。隄誤

法注亦作筭。筭誤

障注或作罅。罅誤

阨注或作阨。阨。阨誤

隄 誤隄

圃注袤也。袤誤

墜 不作墜

陸注損也。捐損誤

鬮部

鬮注近道也。延誤

闕 不作闕

闕 不作闕

众部

众注壘也。壘誤

以上據日人東吉貞本

魚部

鮀注音如磬聲。磬誤孫程不知說改以從說文可晒

以上據日人某寺本

糸部

紆 不作紆

絕注落也。落誤最。按係程或改。爲墜。輾轉音訛爲最。

紓注或作徐。徐誤。

織注亦作熾。熾誤。

琳注若也。若誤。

按若順也與琳誼合。孫陳改作善字非。

穀注細練也。練誤。文作縛。縛亦非。

紬注大絲繪。繪誤。

絳注赤繪也。繪誤。

縉注帛赤色。色誤。

總 不作縉

緄注織成帶也。帶誤。

緡注帶緩也。帶緩。緡文上帶字。廣衍文。緡即緡帶也。寬緩也。

綬注綸組。紱綬也。

也。組誤。

紱注水波錦文也。波謂彼水。按謂。

纓注紆臂也。紆誤。凌似非。

綬注縫線也。綬誤。

說文作綫亦傳寫之誤。

綆注減縫衣也。縫誤。

繕注治也。治誤。

縈注收羣也。羣誤。

維注隅也。

隔隅誤。

頰 不作縉

縻注牛轡也。轡誤。

絳注紘也。紘誤。

絙注跌疾也。跌誤。

紙 不作縉

緡注亦作暢。暢誤。

以上據日人高山寺本。

屨注屨屨也。屨誤。

縕注桌也。桌誤。

紕注錯也。錯誤。

縑注毳布也。或作剡。剡誤。

總注總總也。總誤

總注縹也。縹誤

繫注絆也。相執也。執誤

緋注緋網也。緋誤

細注亦作捆。捆誤

縵注網也。網誤

縵注亦作笮字。笮誤

緘不作總

總注連錘也。錘誤

總注緣紕也。緣紕誤

縵注縵縵也。縵誤

縵注縵縵也。縵誤

縵注亦作性。性誤

綱誤調

總注或作冕。冕誤

縵注縵絡也。縵絡誤

縵誤縵

縵注約禮謂之禪。約誤

紆注摩展衣也。衣誤

縵注舟素也。舟誤

索部

縵注舉棺索也。棺誤

以上據古逸叢書本

以上諸字均屬譌誤。古抄殘本僅得全書什二。而誤已如是。倘得完本觀之。則廣益本之誤。又不知凡幾矣。惜古抄本出於轉寫。筆畫隨意增損。字體殊難考定。又書中古籀與廣益本皆相逕庭。孰是孰非。亦難

考訂。

廣益本古籍皆據說文寫定

第說文所載。衡之龜甲金文。已有舛謬。何況玉篇。則亦不必深究也。

誤字之外。二本相較。又得其四事焉。一曰刪字。考古抄本兮部六字。廣益本只五字。龠部九字。廣益本只八字。尸部十字。廣益本只八字。韻部五字。廣益本只四字。其餘諸部亦多刪汰。其最多者。莫如广部。凡刪虞、康、唐、頌、庀、厲、庀、庀八字。似屬脫落。而非必盡爲刪削矣。此則屬之正字者也。野王注文。博引羣籍。廣益刪存。不啻百一。此無論矣。其有刪不成文者。如言部。詞注。司知罪人處。告言之也。廣益本存。知處。告言之也。六字。广部。廚注。主食者也。廣益本存。主也二字。糸部。紅注。帛赤白色也。廣益本存。色也二字。絞注。婦人未嫁者衣也。廣益本存。嫁者衣也四字。刪削太過。尤屬不通。又如詰部。古抄本。次序在第九十二。廣益本爲九十一。自詰部至卒部。俱遞差一數。不知其中刪併何部。蓋不可考矣。二曰增字。古抄本。詰部六字。廣益本七字。曰部十一字。廣益本十二字。乃部五字。廣益本八字。亏部六字。廣益本七字。云部二字。廣益本四字。叩部十三字。廣益本十六字。器部九字。廣益本十一字。欠部百三字。廣益本百四十八字。食部百四十四字。廣益本二百二十字。旨部三字。廣益本四字。放部三字。廣益本四字。車部百七十字。廣益本二百四十八字。舟部六十四字。廣益本百十部。山部百四十七字。廣益本二百九十六字。嵬部二字。廣益本三字。广部九十六字。廣益本百六十七字。厂部四十字。廣益本五十六字。高部七字。廣益本九字。石部百六十字。廣益本二百七十二字。磬部八字。廣益本九字。阜部百四十三字。廣益本百九十二字。糸部三百九

說文不知何誼。言部譎注，訟聲也。廣益本改作爭也。訓注，說文亦譎字也。廣益本改作時遊切。訓答也。說文職又切。詛也。諸如此類，難更僕數。其最謬者，言部譎注，亦賢字也。賢，掩也。廣益本改作恨言也。舟部驍注，字書古文濟字也。濟，渡也。廣益本改作舟也。則訓詁全失矣。以上數端，因非本題所及，姑舉一隅以發其凡。他日有暇，當輯為一編，以貽當世焉。

古抄本出之傳寫，其舛譌黎氏固一一是正。然黎氏所刊，惟放至方部用影照法，其餘俱為轉寫。訛奪滋多。茲據上虞羅氏影印日人田中伯本言至卒部及石山寺本糸至索部一一比勘而得訛字如右。惜籀田所藏水部殘卷未克印行，無由窺其全豹耳。

言部

話注聲類訛言也。田中伯本聲字尙隱隱猶存其半黎本則不可識矣 諄注字書古文為誦字。古誤 謹注爾雅誣諉累。

累下原缺一字黎本連刊不空格 詡注蒼頡篇詡和也。蒼頡二字雖泐隱約可辨不若黎本之泐甚 譏注似剪反。剪字亦隱 認

注言且思之。且誤 護注強載轄車臥而護之。強誤 譽注不違道求名。脫名 謝注

大夫七十而致士。士誤王仕士古通 謳注於侯反。侯誤刊如隻字 諍注引也。引誤 讎注虐我則讎。虐

伯本 田中 伯本作危 譽注帝德罔譽。罔誤 又王譽于厥身。于誤 譎注猶謹呼也。譎誤 譟注

譟音。譟誤 警注一日哭不應也。哭誤 誹注作之梁橋。橋誤 詛注俎據反。俎誤 又

侯詛侯祝。如侯俱字

噉注力全反。合全誤

謫注力支力池二反。泥池誤

諛注今亦以為人相

勁健為諛。健誤

訐注張口鳴訐也。張誤

詢注詢訟也。詢誤

譙注王亦未敢譙公。未誤

讓注推讓賢也。推讓字於上又倒

詭注於阮反。阮誤

誰注是惟反。推誤

說注報以庶

說。是也。脫也

諜注周禮巡邦國。那邦誤

又諜猶候也。候誤

又利口便給哉。便誤

醫

注今或為繫字。繫誤

諳注弋恚反。恚誤

諤注在頁部也。頁誤

詠注居宥切。宥誤

讀注讀謫也。謫誤

誕注廣雅誕訖也。訖誤

諶注諶嗜也。嗜誤

詫注丑嫁反。丑誤

可部

奇注屈奇之服。服誤

羲注羲和日御也。御誤

云部

云注匈奴遺漢書曰。脫漢字

蓺注禮樂射馭書數。馭誤

告部

譽注或為倍字。倍誤

口部

口注張口也。張誤

品部

品注鉞錦反。披鉞誤

龠部

龠注思修反。條修誤

欠部

歃注賈達日。達達誤

歃注賈達日。達達誤

歃注歃吹也。歃歃誤

歃注丑出大八二反。火大誤

歃注又音猗鳩反。鳴鳩誤

歃注五爪反。爪誤

次注且史反。史史誤

軟注素豆反。素豆誤

又頰欬也。脫頰字

又以待張事。張張誤

食部

餼注以膏前幹飯也。膏膏誤

餼注以膏前幹飯也。膏膏誤

注株萬反。抹株誤

餼注似故反。在似誤

餼注力承反。承承誤

飽注說文飽餼也。餼字

餼注田穀反。田田誤

饅注於史反。史誤

又鼎折足。折折誤

餅

饒不作饒 注同

甘部

戒注戒甘也。或誤

幸部

幸注如涉反。如誤

以上據日人田中伯本。

糸部

經注齊衰之組。衰誤

又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項首誤

緹注緯縫也。緯誤

繡注關之

東西或謂之繡。繡關

繆注莫侯反。侯誤

彘注彘亦尊也。古抄本亦尊二字行亦彘二字黎本誤刪亦尊二字存亦彘二字

絢注周洛韓鄭汝穎而東。周誤

縵注條也。條誤

綾注几免反。几誤

梨注丁果反。果誤

綵注式二反。式誤

絃注洞日覆而無所絃。洞誤

縹

緝注文纒貌也。文誤

縻注丘損反。損誤

縻注思爛反。爛誤

紆注公但反。但誤

紉不作紉按此字當从市黎本改作甫誤市紉字也

紉注大夫不搖紉。搖紉誤

系部

系注籀文爲絜字。絲 誤

絲注弭旃反。弭 誤

素部

素注凡物无飾曰素。无 誤

絲部

絜誤

以上據日人石山寺本

戲劇原理

(The Theory of the Theatre)

美國 Henry Holt & Co. 書局
發行一九一〇年出版
美國韓米頓 Calyton Hamilton 著
陸祖鼎 譯

第一章 何謂戲劇

戲劇者爲一故事。由演員在戲臺上表演於觀衆之前也。

上述數語。可謂最簡單之戲劇定義。惟其如是簡單也。驟觀之。每易啟人誤會。似無價值可言。然苟逐字逐句。加以細辨。則吾人即可知一切戲劇原理。盡於此數語矣。且由此元始定理。凡關於戲劇評論之實用哲理。皆不難演繹而得也。

「故事」之意義。宜首先闡明。惟不必詳細解釋耳。故事者。敘述一有系統而連貫之事實。依因果之定律。向預定之目標進行也。且每一事實。無非表示懸擬之人物。在適當理想之環境中。行想像之動作而已。此定義甚廣泛。除戲劇外。凡史詩、歌謠、長篇小說、短篇小說。以及各種敘事文體。莫不包含在內也。

然而。戲劇之所以異於其他敘事文體者。以其故事爲演員表演而編。非若小說之寫爲文章。供人閱讀而已。此不可不特別注意也。是故與其以戲劇如史詩小說之隸屬於文學。不如自戲劇之根本觀之。以爲文學者。不過戲劇家將故事傳達觀衆時所用各種工具之一也。昔希臘大戲劇家。既長於詩藝。復富雕刻之思想。近世編劇者。身爲文人。亦必具繪畫家之想像。蓋戲劇之表現。重在使人目覩。至於耳聽。則

次焉。故近代戲臺上人物之服飾，皆出之審慎。其佈景之配置，尤重光線之感應。又音樂一藝，隨時助動聽悅耳之用。此戲劇家所以不特應有文學之觀念，並須洞悉繪畫上描塑之原素，音樂上節奏之意義，及演劇時動作之技能。夫戲劇家欲編一劇，同時須能運用各種藝術。苟僅僅研究脚本中之對話，或僅從文學方面，以評定編劇者之優劣，豈可得哉。

古今名劇，其脚本固常為最佳之文學。然戲劇中之文學原素，厥惟脚本中之對話。劇本之能傳於後世，胥賴此耳。希臘愛斯克拉 Aeschylus 已不復為戲劇家矣。吾人讀其遺著，但以詩人視之，何則？其戲劇已不合表演於近世劇場。因近世劇場建築之大小形狀及各種設備，較昔日希臘為演員表演而設之劇場，已完全不相同。當時希臘人固不以詩人視愛斯克拉，而在劇場中以大戲劇家尊之。吾今人既知愛斯克拉文學上之造詣，而更欲欣賞其戲劇之藝術，則凡希臘劇場中之狀況，吾人首當想像而推知之也。蓋其劇本作出之時，原為戲劇。其後窮年累月，經無數學者與批評家之用功，始漸將其作品由戲劇而移入詩之範圍。自批評論之眼光更變後，愛斯克拉之所以永垂不朽者，僅恃其脚本中對話之詞章耳。夫一劇受外界之影響，為劇場所擯棄，如其文筆出於名家，仍得安身之所，故吾人可斷言曰：世之編劇者，但欲己之作品為當代觀衆所歡迎，文字儘可不必精美，而欲使後人披閱欣賞，則其文字不可不求工也。

吾人既知戲劇中文學要素之功在傳之後世。反之。幾多戲劇。雖其文不工。不足納於文學範圍。而在戲劇中。則可稱傑作。如鄧納萊Denery 或 d'Emery (Adolphe Philippe) (一八一八—一八九九) 法國戲劇家。生平著作頗多。約有二百餘種。一八七三年作雙孤記 The Two Orphans 爲女伶 Kate Clayton 表演多

年。在美國頗流行。

之雙孤記。卽其佳例也。此劇馳譽戲場。已近百年。卽今日年少之批評家去世之後。卽由今後五十年後

猶必爲世人稱賞。其爲名劇。可以斷言。劇情述一驚人之故事。其情節層次。皆適合劇場之表現。全劇人物。數約十二。未必全神活現。然亦細心推敲。合於事實。能於劇場排演之二小時內。使演員造成真實之幻境。亦可謂佳構矣。顧此劇文筆粗惡。(尤以通行之英譯本爲最劣)劇中一孤兒張目而出。獨語曰。「我不是瘋嗎。我是做夢嗎。假使你一定要這樣沒有心肝的來害我。我可要喊警察了。」此數語插入劇中。誠令人聞之驚駭。戲劇而不講求文理。未有甚於此者。然一幕復一幕。結構謹嚴。觀者但覺愈演愈奇。驚心動魄之際。亦無人復注意其對話中句語之惡劣矣。

是故研究戲劇者。須知脚本對話之工拙。非一般觀衆所能耳辨。惟有周郎癖者。能顧曲辨微。否則僅憑演員之背誦。未有不爲所欺也。英國伊利沙伯時代之觀衆。今日聆演員演唱莎士比亞之戲劇。明日下午。又往聆馬新加之戲劇。覺其音節聲調。無甚差別。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一五六四—一六一六) 馬新加 Massinger (一五八三—一六四〇) 均英國戲劇家。若使名伶霍勃羅柏生 Johnston Forbes-Robertson (一八五三—今) 在臺上誦惡劣劇本之詞句。臺下之人亦覺其娓娓

動聽也。由此觀之。評劇家欲於劇場中論脚本文筆之工拙。誠難矣哉。數年前。費司克夫人Mrs Harrison Gray Fiske (一八六

五（今存）美國著名女伶。父母皆投身伶界。夫人自幼即習演劇。在紐約表演保羅海斯之馬特拉瑪麗一劇。（見其自傳）一八三〇—一九一四

種。均有名。一八九九年。作馬特拉瑪麗 Maria Von Magdala。一開演之第一日。余（自稱）適以事未往。余因詢往觀此劇。後經溫德 William Winter 以無韻詩改譯英文。演於美國。

劇之諸友。是劇之英譯本。為韻文乎。抑散文乎。此諸友者。或為文學家。或為演劇家。顧皆瞠目結舌不能對。迨脚本出版後。始知劇中對話為無韻詩。乃詩人溫德所改譯者也。夫一劇之為韻文為散文。若輩精於此道者。尚不能粗加辨別。欲使一般觀眾。衡論劇中詞句之優劣。豈不更難乎。是故觀眾之於曲。中文。字。可謂毫無關係。如演員而唱至警句之時。聽者或能動容。至於句語之工拙與否。則非所措意也。安諾

德 Matthew Arnold （一八二二—一八八八） 讀莎士比亞之哈孟雷特 （林譯名） Hamlet 一劇。至「汝其移歡樂

兮須臾」一句。慨然以為此文筆之試金石也。（謂其文筆至佳）殊不知劇場觀眾所為感動者。不在此句詞藻之

美。而在乎哈孟雷特臨終時囑託好友將己之心跡。代為昭告此嚴酷之世也。

苟以毛里哀之作品。與其後進賴那爾相較。（毛里哀 Moliere 一六二二—一六七三）賴那爾 Regnier （一六五六—一七〇九）均法國有名喜劇家。即可知劇場中

最重要者。不在對話之文筆。而在乎戲劇之內容也。毛里哀雖為大文學家。其發表之作品。語語明白。句

句清晰。無論散文韻文。均意義顯然。讀之甚易。而嚴格言之。毛里哀實非詩人。且含混其詞。更無文筆之

可言。反之。以賴那爾為詩人。覺更近情。由其文筆觀之。則賴氏所作曲文。舒暢流利。間有鏗鏘諧婉之處。

實遠勝於毛氏。然而一般批評家。莫不尊毛里哀為大戲曲家。較賴那爾高出百倍。且進而謂賴氏之文

筆亦不如毛氏。冤哉。又如羅斯當之詩。較歐吉爾爲佳。固無可疑。羅斯當 Edmund Rostand (一八六八—一九一九)法國戲曲家。其像見本期插畫。歐吉爾

Emile Augier (一八二〇—一八八八)亦法國戲曲家。與小仲馬齊名。而歐吉爾之爲大戲曲家。初不因此而少減也。但論王爾德 Oscar Wilde (一八五六一—一九〇〇)英國小說家及戲劇家。其傑作爲「少奶奶的扇子」。洪深君有改譯本行世。

之文筆。可謂英國喜劇史上無出其右。然亦無人敢以彼與貢格

里及薛立丹相提並論也。貢格里 Congreve (一六七〇—一七二九)薛立丹 Sheridan (一七五十一—一八一六)均英國有名喜劇家。其文才雖不及王爾德。其藝術則高出王氏萬倍也。

顧余之意。非謂戲曲無需乎大文章。余乃謂戲劇之所以爲戲劇者。其要點不在此而在彼也。蓋常有佳

劇。可不用對話而表演之。此啞劇。所以經歷代公認爲戲劇之正支也。數年前。魏夫人 (Mme. Charlotte

Widne) 在紐約演一獨幕劇。名「手」(The Main) 者。演員在臺上表演。足有四十五分鐘之久。不發一言。

而觀者皆屏息留意焉。此劇述一驚奇之故事。思想既清楚。前後復聯貫。又表演三種個性不相同之人

物。其所以博人讚賞者。全恃動作布景等。貢諸觀衆之眼簾。而不須對話之助。云若此劇者。無論如何爲

之界說。決不能謂爲文學。然此固佳劇也。以戲劇而論。實較對話極工之文學名著如白朗寧之「閣中」

爲遠勝也。白朗寧 Robert Browning (一八一二—一八八九)爲維多利亞時代之大詩人。「閣中」(In a Balcony) 其所作劇名也。

如以此爲罕見之劇。不足爲代表。則試究戲劇之往史。固嘗有一重要時期。不用劇本。演員在觀衆前之

說白歌唱。率由自撰。臨時隨口而出。卽十六世紀意大利最流行之假面喜劇。Commediadell'arte 時代

是也。其法先將全劇大綱作出。半爲敘事。半爲議論。在後臺張貼。此種大綱。所以表明前臺動作。劇中事

實之層次者。在藝術上名曰「塞那利渥」。「塞那利渥」者意大利原名 Scenario 為戲劇之大意或要領。說明劇中各段之事實及優伶出入之處。即劇本說明書。演員登場前。須將「塞那利渥」觀牢記。而當表演時。各人可以斟酌情形。隨意發言。劇中人物及情節。大概為一丑角名哈爾根 Harlequin 愛一女郎名哥倫賓 Columbine 與一老人名潘大隆 Pantaloon 者爭鬧。惟說白歌唱。則夜夜不同。故每次開演。常覺新鮮有趣。且甚自然。惟若演員偶得一妙句。自必牢記於心。為下次再演之用。由此而喜劇之對話。漸趨於固定。易言之。即形諸筆墨也。惟此對話實為次要之事。乃聽演員為之。彼編劇者之主職。僅在謀全劇之結構耳。

假面喜劇固屬極端之例。但戲劇作者之職務。重在構造全劇。而不在敷湊詞句。固無庸諱言也。編劇者之要職。須先成一故事。藉各幕佈景。一一映入觀眾之眼簾。故真正佳劇。雖以外國語言表演。仍能喚起觀眾之興趣也。如紐約之美國學生好至波威利街觀猶太戲 Yiddish Drama 夫以不通語言之觀眾。而好之如此。誠可注意也。近來法蘭西諸國。影戲之進步。一日千里。多種名劇始而以啞劇表演。繼由影戲機映於銀幕。雖無對話。而全劇精采。未嘗因此稍損。法國沙陶 Sardou (一八三一一一九) 法國近世大戲劇家。自其傳記觀之。竟非文學家。然考其所編之戲劇。洵不愧為一技巧之編劇者矣。哈孟雷特一劇。固為深思靜觀之詩。使映之於銀幕。亦不失為名劇也。夫盡去一劇中之文學原素。固為損失。然就劇論劇。有形之動作。悉在則劇中精采。又何嘗稍失哉。

戲劇之對話無論如何重要。決不及「塞那利渥」。此無疑義。蓋任何劇本。當其對話尙未落筆。僅觀其「塞那利渥」。即可推測將來此劇之完善與否也。近代戲劇作家。非將全劇大綱。布置妥當。不肯輕易落筆。彼等先將故事之材料。分類歸納於三四不同之時間及空間內。於是大致別爲若干幕。每幕應如何佈景。凡與此幕表演時有關係之物。均一一配置。如焚紙則須用火爐。有人自窗外放手槍。則窗口必在較便之處。又桌椅須用若干。亦必預先定妥。苟需鋼琴或床鋪。則置於臺上何處最適宜。諸如此類。均由作者按照劇中故事。一一布置。然後每幕繪一劇臺佈景之圖。置於面前。以棋子或他物代表劇中人物。逐幕使於圖中之劇臺上移動。並決定在某時間內。某人應坐歟。抑應立歟。其思想如何。感覺如何。談話如何。均由作者擬定錄出。俟全劇之佈景動作情節。均計畫就緒。編劇者始動筆寫劇中之對話。故編劇之主要工作。在詳細規畫。至於用筆寫出詞句。尙其次也。美國近世戲劇家費區Clyde Fitch（一八八六—一九〇九）美國最有名之編劇家。又嘗改譯德法各國之重要作品。其編劇之法。俟劇中佈景動作情節均齊備時。卽出售脚本。與某戲園商定排演。於是配搭角色。再依演員之特性。寫出對話。以求適合云。

以上所述編劇之方法。似過於注重結構之事。藝術之高下。須視作者個人之智力爲何如。然凡編劇者。皆謂自編一劇。至落筆寫劇中對話時。則此劇已完全告成矣。試觀世界幾多名劇。其寫成之速。幾令人不可思議。如法國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一八二四—一九〇一）法國十九世紀小說家兼戲曲家。退居鄉間。僅費八日。寫成茶花女 *La Dame*

Aux Camélias 一劇計四幕。蓋劇中故事。彼早已著為小說行世。故全劇之結構人物佈景等。皆瞭如指掌。一經握管。不難一揮而就也。福祿特爾Voltaire (一六九四—一七七七) 法國十八世紀大文學家。著名之悲劇查依爾。Naire。不過三

禮拜而成。魯俄Victor Hugo (一八〇二—一八八五) 法國十九世紀詩家及小說家。為浪漫派之巨子也。於西元一八二九年。自六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寫

成「馬良德洛姆」Marion Delorme 一劇。迨此劇為檢稿官禁止排演。彼即於其後三禮拜內。另成一劇。

即爾南尼。Hernani 是也。且據說相傳「馬良德洛姆」之第四幕。魯俄於一日內寫成。可謂創作中之狂熱矣。惟吾人不可不知者。以上數劇。當作者未動筆之前。必已經具有腹稿。至其動筆之時。則所謂全劇

之「塞那利渥」早於一年前進行規畫矣。然而以十幕長之劇。每句皆十二音節之詩。十二音節詩即亞歷山大體詩 Alexandrines

每行十二音節。為一場一抑之 iambique metre 相間而成。其音節復剛柔交錯。讀之鏗鏘若響。俄者誠神乎其技矣。蓋魯俄不特為戲劇

作家而已。一經認定題目。即能不假思索。筆不停揮。寫成佳詩。又可謂敏捷多才之詩人也。

綜上所述。吾人既知戲劇重在編。而不在寫。今更可作進一步之研究。即本章開端之定義。所謂戲劇者。為一故事。由演員表現。非供人閱讀也。

欲研究前代人之名劇。舍讀其劇本外。無他術也。然一般學士文人。竟誤認名劇二字。不過吾人所讀之文章佳作而已。不知吾人今日誦讀之劇本。在當時莫不專供戲臺上表演者也。故讀劇本。亦非易事。必閉目靜思。恍若身處劇場。凡劇中一切動作表演。皆由想像而了然於心目中。非徒欣賞劇本中之對話。

即足此一般導演戲劇者讀新脫稿之脚本後所以不敢貿然斷其優劣也。亨利密勒Henry Miller (一八六〇—今存) 現代美國

著名導演家嘗語作者曰。凡新劇之未經演員在臺上試演。經余過目者。余均不能判其優劣。奧古湯姆Augustine Thomas (一八五九—今存) 現代美國著名戲劇作家

之滑稽名劇「藍芬韋夫人的靴子」Mrs Jeffingwell's Boots 初導演員以爲

此劇必遭失敗。迨末次試演。始改其觀念。蓋此劇之能感人。全恃表演。而表演時動作之錯綜變化。非常神速。非俟最後一幕終不能明其要旨及作者之心理也。「迷惑之時」The Witching Hour 亦奧古湯姆之最佳名劇。當其未售時。有導演員數人皆拒絕之。推究其故。因此劇之妙處。非讀其脚本即能喻也。夫以導演爲職業之人。尙不能斷定劇稿之優劣。欲使吾儕局外人。僅讀脚本中之對話。從而批評戲劇。豈不更難哉。

由是觀之。學校中。無論教授學生。欲批評前代人所作劇本之優劣。不可不抱試驗之態度。如莎士比亞之爲詩人。論者皆以爲高出杜來登John Dryden (一六三一—一七〇〇) 英國詩人及戲曲家。其像見本誌第十五期。萬倍。苟謂不好觀劇之學生曰。

單以戲劇而論。則莎氏之「安多尼與姑婁巴脫拉」Antony and Cleopatra 實較杜氏之「殉情記」All for love; or The World Well Lost 爲劣。雖兩劇故事相同。謂莎氏不如杜氏。其誰信耶。不知莎氏此劇。其取材悉根據布魯特奇Plutarch (約五〇—一二〇) 羅馬時代大歷史家兼哲學家。以希臘文著書。之英雄傳。絕少變化。祇可稱爲戲劇化之歷史耳。至於杜氏則不然。將此材料重新整理。擇精削繁。以期合用。誠不愧爲一史劇矣。又莎氏之星。白

林·Cymbeline 林譯名曰環羅 一劇中文筆甚佳。警句頗多。欲使閉戶讀書之人。信此劇為愚劣。難矣。即以伊利

沙伯時代之戲劇觀念視之。亦不失為佳劇也。然如奧西羅 林譯名曰黑督 Othello 及馬伯司 Macq-

eth 林譯名曰疊俄 兩劇。則不特為一時名劇。抑且為萬世佳作。李亞王 King Lear 林譯名曰女變 劇中之詞句。似較

奧西羅為高妙。但若兩劇並演。吾人就戲園中觀之。則知奧西羅較李亞王為遠勝矣。 奧西羅。李亞王。及馬伯司。皆莎氏名劇。

茲所述之理。久為大戲劇作家所深知。向見莎士比亞及毛里哀諸家。不肯輕易發表其脚本。不解何意。今觀此。則豁然悟矣。蓋彼等。但願世人觀其作品於劇場內。而不願世人讀其脚本於書室中也。莎士比亞生平所作詩歌。早已發刊。細心經營。而於劇本則漫不經意。其終於發表者。乃緣不肖之徒。竊其脚本。私自付印。魯魚亥豕。自不待言。莎氏為自衛計。不得不手自校勘。另取真本付印。迨莎氏死後七年。有優伶二人。善營貨殖。以為當世曾經排演之流行戲劇。不妨將其脚本付印。藉博蠅頭之微利。於是莎氏所未刊之數劇。因此而亦得保存。二伶之功。不可沒也。法國戲劇家如沙陶等。雖早年恒發表其脚本。而其壯年最得意之作。則不肯付印。即彼夙好發表脚本之編劇家。亦常欲人先觀其劇。而後讀其脚本也。吾人須知古今大戲劇家。如莎士比亞等。大都身為演員。而不以文人自居。故急欲當場為觀眾所歡迎。不求身後為讀者所欣賞。如不明此理。而非議戲劇作家。則誤矣。夫莎士比亞與毛里哀。皆優伶也。皆戲園經理也。其所作之戲劇。又皆分別貢獻於地球。Globe 及皇宮 Palais Royal 兩戲園之主顧者也。易

卜生卜生(一八二八—一九〇六)近代挪威大戲劇作家。者富有文藝之戲劇家也。不知其早年曾受優伶職業之訓練。豈僅從事文

學而可享如是盛名耶。當易卜生二十歲時。即在勃朗 Bergen 地方國立劇場 National Theatre 任

戲劇導演員約六年。並研究現代法國人所作名劇。因而盡得演劇之秘訣。後作恩格夫人 Lady Inger

of Ostrat 一劇。即取法史克利 Sebide (一七九一—一八六二)法國戲劇作家。及沙陶早年之作品。如是者數年。始而模仿。卒乃集

諸家之大成。又品納羅 Sir Arthur Wing Pinero 生於一八五五年。今存。英國最。及腓力斯 Stephen Phillips (一八一五—一八八八)有名之戲劇作家及演劇家。○其像見本期插畫。

初入戲班為演員。後以文學為職業。所作劇本皆韻文。故又以詩人名於世。兩大戲劇家。其得名也。亦由演員出身。反之。凡騷人學士作劇本以供

人閱讀為主者。往往其劇不堪演唱。英國十九世紀各大詩人。如司各脫 Sir Walter Scott (一七七三—一八三二) 蘇西 Robert Sou

七四三一 威至威斯 Wordsworth (一七三三—一八五〇) 辜律已 Taylor Coleridge (一七三一—一八三三) 擺倫 Lord Byron (一七七八—一八二四) 薛雷 Percy B. Shelley (一

二) 克次 John Keats (一七九五—一八二一) 白朗寧 前註見 白夫人 Mrs Browning (一八一八—一八六二) 安諾德 前註見 施温朋 Swinburne (一八三九—一九〇九) 丁尼

生 Lord Alfred Tennyson (一八〇九—一八九二) 英國桂冠詩人。等其所作劇本。皆是也。自戲劇評論之要點觀之。彼等所作劇本。實毫無

價值之可言。惟丁尼生之貝克特 Becket 一劇。較其餘為合格。推原其故。則丁氏作此劇時。實受亨利

歐文 Henry Irving (一八三三—一九〇五) 英國著名之演劇家。之指導。此劇可謂二人合作。此吾人不可不注意者也。

「書閣戲劇」 Closet Drama 凡劇本不為演員在戲臺。一名詞。雖意義矛盾。而常為人所引用。此乃一種有對話

之文學作品。在文學範圍內。亦占一正當位置。然在戲劇方面。則無立足之地也。施温朋之阿脫蘭。在加

里登 Atalanta in Calydon 謂之詩也則可。如衡以戲劇原理以爲戲劇則不可。蓋此篇與施氏之抒情短詩皆專供人閱讀。非爲演員在戲臺上表演於觀衆之前而作也。

本章開宗明義所下之定義中。包含演員。戲臺。觀衆三原素。其要旨須一一闡明。凡古今戲劇家之作品。莫不受此三大原素之影響者也。

第一。戲劇家所編故事。既專爲演員之用。則劇中所創造之人物。與描寫人物所用之工具。均須有定法。吾人日常生活中所遇之人物。約有二種。一曰活動的人物。Dynamic characters 一曰靜止的人物。

Static Characters (借用物理學上之形容詞) 惟演員登臺表演。必需動作。因此戲劇家莫不重視活動的人物。而鮮有創造靜止的人物者。也。大凡活動的人物之特性。其意志必堅強。所以劇中人物必須有生發之意志。與堅決之心願。如此之人。若聚在一處。勢必鉤心鬪角。各出其智謀。互相競爭。由是可斷言曰。戲劇最佳之題目。爲人生相反意志之爭鬪。本於觀衆無形之要求。亦可推出此理。當於次章「劇場觀衆之心理」內。詳加討論。吾人所應注意者。卽古今名劇莫不表演此個人意志衝突之惟一重要問題耳。且演員表演冷靜之真理時。往往不能感人。而演至感情激烈時。則觀衆不期然而爲之感動。故戲劇作家。選擇劇中主要人物。必使其一舉一動。常爲感情所驅使。而不爲理智所主宰也。苟將亞里士

多德 Aristotle 希臘
大哲學家。

依實而表演於戲臺上。其不爲觀衆所歡迎。不待言也。試問有以達爾文 Charles R. Darwin (一八〇九—一八

八二)生物學家。其像見。爲劇中主人者乎。反之。奧西羅莎氏劇中主者。一不合理之人物。其理智之昏迷繁

亂。可謂極矣。然其感情作用極強。一切動作。皆以感情用事。此奧西羅之不失爲名劇中之主要人物也。

戲劇作家描寫其理想中人物。同時須顧及演員。其所受拘束。自然較小說家爲甚。蓋劇中人物。不得在

臺上呆坐木立。一無所事。而須常常藉動作。以表示也。夫人物之描寫。固可以語言形容。然戲臺上客觀

動作之表現。較口述。尤能使人感動。如吉來脫及演劇家以編演福爾摩斯偵探劇得名所作著名感情劇

中之大偵探福爾摩斯。觀者但見其在臺上表演動作而已。而柯南達利Conan Doyle (一八九一—一九一七) 英國著名偵探小說家之小

說(即吉氏戲劇之藍本)描寫福爾摩斯之事業。所用方法。則大異。純由華生醫士一譯 Doctor Watson

將親眼觀察所得。筆錄而報告者也。是故劇中主角。未有安坐後臺。不出場動作。而任其他演員在

臺上代爲表白者。此種描繪人物之方法。小說家雖常用之。而戲劇家則除在無關得失之時。如主角未

登場前。偶或做行外。鮮有用之者也。福伯 James Forbes 當著「合唱女郎」Chorus Lady 一書。頗饒趣

味。謂此種女郎之性行。由其說話之口吻。而可見之。惟此法在一幕兩幕。或可發生效力。而在完整之四

幕劇中。則恐乾燥無味。無人能領會矣。又小說家以心理分析法。描寫人物。然戲劇家則不能用之。近世

戲劇中之獨語 Soliloquy 即劇中之一人 亦常爲人所不取。(其理見後章)但戲臺上表現人物時。或

不以其本人之動作。而以其影響於他人之言行。間接傳達於觀衆。凱納德 Charles emedy (一八七—一九一七) 今存美國戲劇家 所作宅

中之僕。The Servant in the House 劇中之孟孫。Manson 卽以此法描寫者。然戲劇採用此法頗多。危險。蓋如是則全劇之精神。端賴劇中一二重要角色。如主角藝力不逮。此劇卽不能達感人之目的矣。惟有一法。在小說中固司空見慣。而近年亦漸移至戲臺上者。此法維何。卽以與人物關係密切之環境。表演於觀衆前。而暗示此人物之性格。是也。音樂師。The Music Master 一劇之第一幕開幕後。臺上房間之佈景。觀衆皆一目瞭然。雖劇中主要人物尙未登場。但由此環境所揭示。不難推測其性格也。如此劇室中火爐架上之圖畫及玩具。皆暗示其人之性格如何。但表現客觀之動作。究爲戲劇家描寫人物之正法。茲所言之精巧之方法。祇可稍爲裨助而已。

由此觀之。戲劇家之作品。須爲一故事。備演員表演而編。至於演員如何影響於戲劇作家。則問題較大。非本章結論數語。所能盡其意。當於後章「演員與戲劇作家」中詳論之。

第二、吾人今須作進一步之研究。卽戲劇家編一劇本。須合乎劇場之用。而劇場亦惟擇適用之劇本。始能排演。故劇場。建築與編劇藝術之關係。綦深。此古今名劇。莫不適合於當時劇場之形式。大小與設備也。是故吾人欲欣賞希臘名劇。腫足王。Oedipus King 蘇封克 里作 不得不回想當時酒神劇場 The theatre of Dionysus 之建築如何。又欲完全了解莎士比亞與毛里哀之戲劇原理。亦須回想彼時之劇場。乃逆旅庭院與網球場之變相耳。苟將古人之名劇。加以現代戲臺上之人工佈景。則能否較勝於前。尙

屬疑問。反之。如將易卜生與品納羅之戲劇。按伊利沙伯時代之方法導演。或不用佈景。演於奧連治（Orange）之羅馬古劇場。則感人之力。必失其大半矣。

惟因歷代戲劇家所作劇本之格律結構。皆取決於劇場之形式大小及設備。故吾人欲了解任何時代。戲劇之慣例。觀於當時劇場之建築。即可知其故也。如希臘三大悲劇作家。及即愛斯克拉。蘇封克里。Sophocles尤里比底。Euripides 是也。

何以受酒神劇場之影響。不得不略為申明。蓋酒神劇場者。乃雅典之一宏大建築。由山凹鑿成者也。惟其廣大也。故戲劇家所取材料。均為世俗流傳之故事。不但在座之市民。於劇中情節。皆耳所習聞。即一般窮苦愚昧之觀眾。座與演員相離較遠。亦熟悉於胸中。不待觀此劇而後知之也。一般觀眾與戲臺之距離既遠。且又據高臨下。因此演員之身材愈形矮小。於是演員在臺上來往行動。不得不穿高蹠之靴。夫演員既穿此靴。欲其橫衝直撞。或演一幕狂暴之戲。其可得乎。有此拘束。故希臘悲劇中一切動作。皆莊嚴而循規矩。又其戲劇慣例。如遇殺人暴動等事。均不能直接在臺上表演。僅由送信人之報告。以使觀眾得知。亦此理也。再者。劇場既大。則遠觀演員之面色。必不能鬚眉畢現。喜怒盡形。於是演員不得不戴假面具。以代表劇中人物之性格。演員受以上各種限制。惟餘己之語言聲音。尚可用以感動觀眾。此希臘悲劇之詞曲。所以較後世諸劇為工美而悅耳也。

上述情形。常為學校中人批評戲劇者所不知。而徒根據文學原理。強為解釋。但證以雅典劇場構造之

形狀。則如上所言。以常識解釋。實較合理也。此理既明。則古之大戲劇家泰倫斯 Terence (約紀元前一五八) 古代羅馬大喜

劇作家 卡德隆 Calpurnius (一六〇—一六六) 西班牙大戲劇家 莎士比亞及毛里哀。其劇本之結構。如何而能適合於其劇場之形

式。亦迎刃而解矣。劇場之原理。茲已詳加闡明。即如近三百年來。英國劇場形式上之變遷屢矣。其戲劇亦漸趨於自然。親密。靈動諸端。推原其故。則受劇場之影響也。夫戲劇與戲臺。其間之關係如此。而欲求其演進之歷程。則須徵之歷史。惟此項研究。余另立專章「近代戲臺慣例」述之。

第三。吾人既知戲劇必表現於觀衆之前。故其主要性質。頗受觀衆之影響。戲劇家編劇本時。亦不得不顧及此龐雜之民衆。至於詳細情形。另於次章「觀衆心理」中述之。要之。觀衆者。構成戲劇之一分子者也。在表演時。不啻與演員合作。此論雖爲一般批評家所不許。惟稍有戲劇實際經驗者。莫不知其然也。是故每值新排之劇。在空虛劇場內。舉行末次化裝試演時。即經豐富之評劇家。亦難斷定劇中何幕能感人。何幕則否。所以美國新排之劇。常先至內地各處開演。非僅爲演員習練。乃欲藉此一覘觀衆之態度。以決此劇可否在紐約等處排演而獲利也。次章所述。即欲明戲劇既爲羣衆而編。則其優劣。決非個人所能衡定者矣。

戲劇作家與觀衆之密切關係。可以古今名劇之歷史證之。往往一劇在當時感人甚深。及後世。則毫無影響。推原其故。則此劇以一種綱常主義爲基本。而此主義已不復爲後人信仰矣。如卜蒙 Beaumont (一五八—一六一

六) 與費勒丘 Fletcher (一五七九—一六二五) 良家女 *The Maids Tragedy* 在伊利沙伯時代固最負盛名

之佳劇也。惟其所持主義為近世之人所不許。故不能在近世劇場內感動觀衆。蓋此劇專為英皇傑姆

斯第一 *James I* 在位時之貴族觀衆而編演。劇中所揭藥之主義為王權神聖。其主要人物阿明托

Aminto 奉國王之命 阿明托為貴族少年與 Aspiter 苦痛萬分。初欲逕雪個人之私恨。繼思彼乃國王。縱如

何不法。而君臣之義猶在。不可負弑逆之罪名。乃作罷。全劇之緊要關鍵。在阿明托將弑王而復止之一

幕。方其按劍為言曰。「惟王權之神聖兮。使余之怒氣消滅。汝既為我國王兮。余願在尊前屈伏。苟王欲

余死兮。余即以此劍自殺。」當時傑斯姆左右之朝臣。觀至此處。其鼓掌喝采。吾人可想像而知也。然而

曾幾何時。克林威爾之革命義旗舉後。此劇雖重演於英國。已不復為英人所歡迎矣。是故欲使觀衆欣

賞劇中意志之爭鬪。須迎合觀衆心理。使必同情於此爭鬪之動機也。

由是觀之。凡戲劇一切重要之原理。皆可由本章開端所述之戲劇定義。依次演繹而得也。以下本書所

論。常以此定義為根本。惟今可總括以上言之要點。更下一較完善之戲劇定義。以終本章。

戲劇者。一種個人意志之爭鬪。此種爭鬪為感情所發動。非理智之作用。而以客觀的動作為演員

在戲臺上表演於觀衆之前也。

第二章 觀衆心理

第一節 論編劇須合於觀衆之心理

藝術中除演說及某種音樂外。惟戲劇。決不爲個人所欣賞。須表演於羣衆之前。詩人爲陶冶己之性情而吟咏。故世上祇有少數人能解其詩意。而具同感焉。散文家與小說家所作之散文與小說。供讀者獨坐書室中欣賞。雖讀者或十人或千百人。而作者則一一與之對晤也。雕刻與繪畫亦然。雖一像一畫。經無數觀者之目。而實由各人一一單獨賞鑑。但戲劇則不然。戲劇既爲一故事。由演員在戲臺上表現於觀衆之前。則其專爲羣衆而作。不待言也。吾人可以獨自欣賞金星女神之雕像。Venus of Melos 拉飛葉之聖母像。Distine Madonna 詩人克次註見前章之夜鶯歌。Ode to Nightingale 小說家麥利迪斯 George Meredith (1811-1890) 之利己者。The Egoist 散文家湯姆白朗 Thomas Browne (1606-1682) 之醫生之宗教。Religio Medici 顧安有人獨坐廣大劇場中。觀丹洛虛Walter Damrosch (1862-1944) 今存(美國現代音樂大家)演薛拉諾歌劇Cyrano de Bergerac 法國羅斯當作乎。蓋戲劇之所以需羣衆表同情者。亦猶其他藝術之需個人單獨欣賞也。夫戲劇既爲羣衆而編。則與其他不甚普遍之藝術。作之之法。自有不同者矣。

是故欲爲戲劇作家者。須將此點分別清楚。苟作者不善爲羣衆之著作家。則其劇本必無成功之希望也。丁尼生註見前章大詩人也。白朗寧註見前章通達人情之作家也。史梯文孫 Robert L. Stevenson (1850-1894) 英國十九世紀小說家。一善述動人故事之小說家也。彼三子者。皆試爲劇本而失敗。蓋彼等之藝術天才。長於爲個人述作。而拙於爲

羣衆表現也。世固有文學專家。依劇本之格式。創作名著。以供個人之欣賞者。然實際言之。此等著作。決非真正之劇本。如彌爾頓 John Milton (一六〇八—一六七四) 英國最有名之詩人 之勇士參孫 Samson Agonistes 葛德 Goethe (一七四九—

一八三二) 德國最有名之詩人 之浮士德 Faust 白朗寧之培柏行 Pippa Passes 易卜生之披爾琴 Peer Gynt 及梅特

林家 一譯梅脫靈 Maurice Maeterlinck (一八六二—今存) 比利時象徵派戲曲家。早年之神秘作品。皆不得稱爲真正劇

本者。以其非爲演員在戲臺上表現於觀衆之前也。論文學。則白朗寧之門第之差。A Plot in the Sou-

theon 較雙孤記 前註見 高出萬倍。但就戲劇言。則反遠遜之矣。雖白氏作此劇時。從麥克第 William Charles Maeredy (1793

—1873) 英國悲劇家 之議。專爲戲臺演唱而作。然其分析人物時。所用方法。仍偏重奧妙之理智。此白氏之詩之所

以在近代文學作品中爲最孤高冷靜者也。是故欲欣賞白氏之戲劇作品。須離羣索居。與讀其枕邊語。

A Woman's Last Word 一詩相同。蓋白氏之劇。雖理智較高。而非爲羣衆而編。反之。雙孤記則爲真正

之劇本也。

古今大戲劇家。如蘇封克里、莎士比亞及毛利哀 前註均見 皆深知戲劇之普遍性。故皆顯然爲民衆而述

作。故羣衆之勢力。影響於各時代之戲劇家者。甚大。夫抒情詩人所娛樂者。惟一人。即詩人自己也。小說

家所娛樂者。無數相繼之個人。且更可選擇閱者。專爲某種人說法也。惟戲劇家。則不然。不能專娛一人。

須同時娛多人也。故其題材。其思想。其情感。莫不爲羣衆之好尚所牽制。所影響。戲劇家既不能選擇觀

衆自較其他著作家爲不自由。小說家如詹姆士Henry James (一八四三—一九〇六)美國小說家及散文家固可選擇智識高尚之閱者。然羣衆之智識決不能期其高尚。因之詹氏小說中之人物亦決不能表現於戲臺上。而爲觀衆歡迎也。史梯文孫之金銀島 Treasure Island 一書雖爲男子無論老少所歡迎。然近代劇場觀衆其中大多數皆爲婦女。所以金銀島之本事在戲臺上表現決難成功也。

由此觀之。戲劇之爲藝術。欲知其限制。明其範圍。不得不研究劇場中觀衆之心理。今可就兩層言之。第一、劇場觀衆與一切政治宗教大會及聚觀比球之羣衆相同。皆具羣衆之公共心理。第二、劇場觀衆復自有其特性。與其他羣衆截然不同。茲分別述之。

第二節 論羣衆之心理及編劇之正法

本篇所用羣衆二字之意義。乃指一羣民衆。其思想與感情。皆不期而趨於同一之方向。且其個人單獨之意識。亦無形消失於羣衆集合之心意中。無論民衆之集合爲活動。爲崇拜。爲娛樂。凡有其特別之目的者。自學術上言之。皆可謂之「羣衆」。蓋羣衆至此。已自有其心理。異乎各人之心。羣衆心理學發達甚遲。至十九世紀。法國哲學家始羣起而研究之。法國勒朋 Gustave Le Bon 對此問題研究尤深。著羣衆心理 Psychologie des Foules 一書。約二百餘頁。按此書已由吳旭初杜師業兩君譯成華文。在商務印書館尙志學會叢書內。謂組成羣衆一分子之個人。其與他人相異之性格。必漸消失。而其與凡人類所同具之性格。必較發達。夫人與

人相異之性格。乃智識與性情得之於後天者也。至於人類所同具之性格。乃民族所固有與基本之情感也。是故以羣衆與組成此團體之個人較。則羣衆爲缺乏理智。富於感情。不察事理。好圖私利。輕於信任。近於幼稚。復喜黨同以伐異。故勒氏又謂一人既爲組成羣衆之分子。汨沒衆中。則其文明之程度。必較此人之本來程度降低數級。即較爲野蠻 卽最有禮貌。最有學問之人。當其爲羣衆運動之一員時。往往忘其固有之性情與智識。而反居於渾渾噩噩。但有感觸而毫無主張之地位也。

夫戲劇家既爲羣衆而從事著作。則其著作必適合此富於情欲。易於激賞。急於仗義。勇於非難。輕於信任。過於誇張。拙於推理之羣衆心理。是故有實際經驗之人。皆知最能引起羣衆之興趣者。厥惟彼此間之爭鬪。一八九三年卜羅鐵Ferdinand Brunetiere（一八四九）謂戲劇常示人之意志之爭鬪。其最知名之言曰。

「無爭鬪卽無戲劇。」已爲近世戲劇評論之口頭禪。然戲劇何以必有爭鬪。其故則鮮人言之。蓋以劇中人物必爭鬪而後感情始激。激情激而其劇始有趣味。觀衆始悅也。獨坐而讀散文及小說者。觀書中人物之表現。如蓮瓣之輕展。所受影響至輕微。又或能引起理智上之興趣。而觀劇者。則爲沙克雷Thackeray（一

八六三）英國大小說家

所謂「頑兒之羣衆」that savage child, the crowd 舍角爭奮鬪外。不足以了解人物也。徵

之往史。未見有文明之劇場。能與野蠻之圓形角鬪場爭勝者。普洛都

Plautus（二五四）一及泰倫

馬有名之喜劇作家

斯前註見

嘗嘆曰。羅馬人不好觀劇。反趨嗜角力之競爭。哀哉。又昔日英國每遇熊戲鬪雞之時。莎士比亞

劇場之座位常爲之空。時至今日。演日戲之劇場。欲不受足球比賽之影響。其可得耶。每年恒有四萬人來自美國東部各地。以觀耶魯 Yale 及哈佛 Harvard 兩大學決勝於足球場。而此等人乃不爲紐約新排演之世界著名之戲劇所吸引。何也。蓋羣衆所需要者。爭鬪也。如有真實之爭鬪於此。則戲劇中之假爭鬪。自無人顧問矣。

是故。戲劇爲娛樂羣衆計。須迎合其好。爭鬪之本性。而表現人物必重意志之鬪爭。其爭或輕或烈。如白乃的與皮屈立司 Benedick 與 Beatrice 皆莎氏所著劇「小題大做」Muck and about Nothing 中人物。二人初稍有衝突。後則深誠愛悅。○此劇林紓譯名曰禮闈。此處人名劇名悉從林譯。 僅口詞之衝突。

微湖拉與奧昔奴 Viola 與 Orsino 皆翁所著劇「十二夜」Twelfth Night 中人物。微湖拉男裝事奧昔奴。奧昔奴初愛倭立微亞。Cynthia 入後則轉愛微湖拉。○此劇林譯名曰婚詭。 雖爭而甚溫馴。

馬伯司 前註見 則兇慘可懼。李亞王 前註見 則困迫堪憐。羣衆黨同伐異之心。較個人爲甚。故其對於劇中之

爭鬪。常袒護一方。往觀比賽足球。其樂正在欲知鹿死誰手耳。觀戲劇亦然。戲劇作家表示爭鬪。欲使觀者對於其中一方具同情也。雖世上兩方相爭時。皆各有是非。吾人存心袒護。亦甚爲難。然戲劇作家。則故爲抑揚。使劇中相爭之兩方。一是一。非一曲。一直。異常分明。觀衆可一望而知之也。故由道德言之。劇中人物之性格。皆甚簡單。如德地母那 Desdemona 莎氏著名悲劇奧西羅(林譯名曰黑管)中之女主人。 之德性淳厚。亞古 Agoo 亦奧西羅 之奸狡兇惡。皆始終不變。又感情劇中之人物。如奸賊則人人切齒。英雄則人人敬仰。夫羣衆既缺乏判斷之能力。又不能予劇本以公正之考察。往往對於劇中人物。非一致攻擊。即齊心欽佩。凡此論斷。皆常與理。

性相違背也。在個人或有以 Camille 爲非。而羣衆則未聞有一言攻擊之者。亦未有與老杜槐 Père Duval 表同情者。拉弗兒 Raffles 一謊言之竊賊也。而人皆敬仰之。品納羅所作雷兒 Tetyt 劇中。擁護貞操之阿賴底斯 Marion Allardyce 反使人掩耳厭惡。蓋觀衆必求其所悅之人物。而愛之。所不悅者。而憎之。其愛與憎。正似一般蠻人與兒童之不合理耳。易卜生海達加伯拉 Hedda Gabler 一劇之缺點。在劇中人物。無一爲觀衆所歡迎。不知此種能使觀衆表同情之人物。既爲羣衆所需要。亦爲演員所樂於表演也。因羣衆好黨同以伐異。故觀者常欲其所偏好之劇中人物得勝利。爲導演員者。熟知羣衆心理。故戲劇終場必令戲中人團圓歡樂。雙孤記劇中之盲女魯意子 Louise 竟能復睹天日。卽莎氏隨你所欲 As you like it 林譯名曰林集 劇中之惡人倭立物 Oliver 亦能悔過自新。卒與美人 西麗亞 成嘉禮也。

除黨同伐異。好競爭之本性外。輕於信任。亦羣衆心理之要性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羣衆幾深信無疑。夫個人之信鬼神者。鮮矣。及身處羣衆之中。觀莎氏哈孟雷特 林譯名曰鬼詔 一劇。則覺劇中鬼物。實有其事。雖欲弗信。不可得也。又莎氏隨你所欲 as you like it 劇中羅西林 Rosalind 之喬扮爲男。觀客固皆知之矣。而奧蘭度 Orlando 見其所歡而不識。觀客亦置之弗疑。何也。是故往往有劇本。自始至終。專以撲朔迷離。珠聯璧合。使羣衆不由辨別而輕易信任者。如莎氏之錯中錯 林譯名曰孽鏡 Comedy of Errors 及今

之感情劇里昂之郵件。The Lyons Mail 是也。凡劇中本事以前之種種情形。由個人視之。頗有可疑之處。而羣衆則不顧也。卽如腫足王。前注見一劇。開場以前。王與其生母成婚久矣。希臘觀衆對此倫常乖舛之事。歷久而不暴露。何以不發生疑問耶。又戈斯密。Oliver Goldsmith (一七二八—一七之俯就。She Stoops

to Congner 劇中主要情事。自個人視之。似不能有然。又爲觀衆所深許也。個人業批評者。對於海烏德

Thomas Heywood (一五七五—一六五〇) 英國戲劇家 之愛情古劇殺婦以恩。A Woman killed with Kindness 覺有種種不合之處。

雖劇中富蘭福 Frankford 慨然赦妻之罪。而富妻奸情之動機。頗難證實。所以全劇故事。謂之虛誕可也。但海氏此劇。爲羣衆而編。故逕坦然而向觀客。其意若曰。「如諸君認定富妻爲不守婦道。今將以一愛情故事奉告。中述其夫之爲人頗有可取。非然者。則亦無戲可看矣。」當時伊利沙伯時代之觀衆。因急欲知劇中故事。皆願從海氏之言。輕信弗疑也。

然而觀衆目之所見者。較耳聞尤易輕信。使哈孟雷特父王之陰魂。不顯靈於舞臺。僅由他人口中傳述。恐觀者皆不信鬼物爲真矣。是故戲劇作家欲觀衆深信劇中某人物之寬洪大量。與某人物之詭計多端。不必枉費唇舌。加以褒貶。祇須將其寬洪大量與詭計多端之事實。一一表現於觀衆之前可也。卽如觀衆聽普魯臬司 Polonius (合五) 於送別其子時。以善言諄諄叮囑。未嘗不動聽。而觀衆皆不謂其人爲良善者。以曾目見其爲哈孟雷特殿下所愚弄嘲辱耳。

羣衆之目較耳尤易感應。由此心理之事實可知。戲劇中之動作較語言尤爲有力也。觀衆不通戲劇中之語言而仍趨之若鶩者。以此故耳。如法國般哈提夫人 Mme Sarah Bernhardt 在紐約倫敦表演沙陶 前註見之

La Tosca 警劇。當時英美之羣衆大都不通法語而歡迎之熱忱並不因之而減少云。

羣衆心理之又一特性爲感情之易被誘。凡士君子獨居家內。讀薛立丹 前註見 狂蕩之學校 *The School*

for Scandal 一劇。祇憑理智以欣賞其詼諧妙趣。而鮮有高聲大笑者。惟當其入劇場。雜坐觀衆間。觀此

劇表演時。卽不覺張口捧腹。以其四周鄰座莫不大笑。已雖欲止笑。弗可得也。蓋哭笑熱忱爲人類之本

性。在觀衆間最易受刺激震動。一若置身羣衆內。卽覺周圍之人皆與己表同情。故戲劇苟演至悲慘之

時。有鄰座婦人以巾拭淚。則汝不免爲之陪淚矣。苟演至諧謔之時。有隔座男子大聲呼笑。則汝亦不免

失笑矣。所以動操勝利之戲劇作家。往往利用觀衆之被誘性。於劇中插入粗俗之諷刺。刺心之痛語。使

不假思索之觀衆聞之。或哭或笑。再憑感情之傳染。引起較冷淡之觀衆趨向一致。或謂劇甫開場。每一

喝采之聲。足抵售票房得來許多金錢。斯言也。根於羣衆心理。可謂有閱歷之名言也已。論劇本中謎語

之惡劣。當莫如盛維爾 Israel Zangwill (一八六四—今存英國) 然彼於劇之前段。插入謎語。大足以激動無知

識之觀衆。使之發笑。不可謂謎語無價值也。現代戲劇背景。如 *The College Widow* 及 *Strongheart*

之足球比賽 *The Round Up* 之戰鬪 以上三劇特考 表演時常能闐堂大笑。因臺上之觀者故意大笑。臺下之觀

衆亦不覺受其影響而笑也。更以古劇爲例。如英國名伶孟斯佛Richard Mansfield（一八五七—一九〇七）演莎氏名劇亨利第五。至功成凱旋時。一般觀衆不以優伶視之。直尊之若國王。以其在臺上頗得觀衆之贊許故也。

由此感情傳染之羣衆心理。法國劇場所以有叫好隊。Claque之組織。若輩爲業主所雇用。常坐於劇場中央。其首領宛如臺上之演員。能熟悉劇中情節線索。當一劇演至動人處。其叫好隊隊員皆齊聲喝采。使全場觀衆莫不隨聲附和。由此觀之。劇場中叫好既能引起叫好。所以笑亦能引笑。哭亦能引哭也。

羣衆不特較個人富於感情。且銳於感覺。耳目之欲。至強。正如野蠻人之喜豔色。小兒之喜柔聲。臺上之旌旗炫燿。角聲怒號。皆能使觀客手舞足蹈也。伊利沙伯時代之戲臺。尙未用佈景。所以登場人物各御華服。如賽會然。現代新劇如神之驕子The Dining of Gods（美國近代戲劇作家及導演家 David Belasco 作）及耶谷之玫瑰The Rose of the Rancho（美國戲劇作家 Rich-

ard Walton 作）所以著名者。不過迎合此種心理而已。苟聲色、音樂、二者能調和得法。則取悅於觀衆。較動聽之故事爲尤易。如通俗歌劇Musical Comedy（即音樂諧劇）內有美麗之女郎。各色之佈景與光彩。以及奇巧之音樂與跳舞。

故世人所皆甚好之也。

無論羣衆之情緒。若何意見。若何其爲庸俗也。無疑。蓋羣衆除人類遺傳之情感外。無其他高妙之思想。目之所見。不加細察。所感覺者。與洪水以前之人無異。所思索者。其祖先早已思及。是以劇場中。最能動人之頃。厥爲訴諸淺近平凡之情感。如愛情、思家、戀鄉、守正、憤怒、妒忌、復仇、雄心、奢侈、奸計等皆是也。歐

洲數千年來基督教遺傳之影響甚大。凡合乎情理之戲劇，如以犧牲爲動機者，率達成功之目的。雖粹傑，劇名 Frou Frou 法國戲劇家第一幕中之犧牲，既愚且頑，羣衆尙予以熱烈之歡迎。若此種不私一己，肯爲他人負咎者，古今劇本中數見不鮮。莎氏所作著名悲劇，其題目婦孺皆知，如馬伯司中之異志，奧西羅中之妒忌，李亞王之忤逆。凡此動機中所含之意，雖不能思索之觀衆，亦能了然於心也。世人見愛國烈士，秉其一腔熱血，甘自赴湯蹈火，能不動於中乎？戲劇亦然。當表演時，或義旗揮以就死，或陰靈顯而復仇，或歷堅苦而自保貞節等，其爲觀衆歡迎，與古昔無異也。又普通情感中最能動人者，莫如男女之愛。劇中不及男女之愛，鮮能成功。以此類題目，觀衆均可不假思索也。

凡新奇玄妙之作，皆爲羣衆所不喜也。戲劇作家欲發表關於宗教政治社會之思想，爲時代之先驅，必須注意羣衆，靜待時機，否則必遭失敗。George Bernard Shaw (一八五六—今存) 英國社會主義戲劇作家。○其像見次期插畫。乃一智巧之人，彼

譏刺習俗，而能得羣衆贊許者，以其洞識羣衆之習性也。苟劇本而與羣衆舊傳之思想相背，縱或取悅一時，必不能持久。古來大戲曲家，如莎士比亞、毛利哀，對於重要問題，其思想常與羣衆一致。其宗教道德政治法律之觀念，皆羣衆之觀念也。一切問題，凡爲羣衆憑其遺傳經驗之本性而不能當場解決者，則決不以之入戲劇中。由彼哲學家觀之，思想之最庸俗者，殆莫如莎士比亞。莎氏無新奇思想，既非過激，又不喜進步。莎氏不過一勤慎營利之商人，一酒肉嬉笑之朋友，一愛國男兒，一多情男子，一富於禮

貌之上等人而已。彼於人情世故熟悉無遺。故其著作亦包羅萬象。總之彼惟服從當時宗教政治社會之一切道德倫理。未嘗起而懷疑。亦未嘗圖謀改進也。

以此質諸世之富有理想精神。欲推翻舊習俗。提倡新思想者。固如冰炭之不相容。所以若輩亦不宜從事於戲劇。是故哲學家。散文家。小說家。抒情詩人等。固不妨發表其新穎之思想。而羣衆所期望於戲劇家者。則惟陳舊之思想耳。蓋羣衆無潛思默索之耐心。其所樂聽者。乃婦孺皆知之故事也。世之偉人乎。汝欲發表新主義。則著爲論文。從事宣傳可也。必欲將主義演成故事。則寫爲小說。訴諸愛讀小說之個人。亦未嘗不可也。如欲用作劇本材料。表演於戲臺。則非俟一種主義變爲陳舊。已家喻戶曉不可。汝其慎哉。

此理可以近世最佳而最負盛名之兩劇說明之。奧古湯姆之迷惑之時。前註見與凱納德之宅中之僕。見註

前兩劇批評家多詡爲「新奇」。以余觀之。斯兩劇無論如何。無新奇之可言。蓋事實彰明較著。無容諱也。試思奧氏作此劇時。精心結構。務除新奇之意。總奧氏之所事。不過充量收集關於心靈上感通與接引之流行思想。並將世人在近頃二三年中所懷疑。所思索者。排成戲劇。以告公衆而已。此劇之所以適合時宜。因其創作之時。遷延審慎。凡過去之材料。均加以選擇。決非趨新務異。爲後來用此題目之劇本之濫觴也。奧氏曾於非正式談話時。向人解釋此點。謂與雖腹稿數年。而遲遲作劇者。正所以待劇中將

發表之意。爲公衆充分了解也。設此劇早十年出現。則不免新奇。必遭失敗。今發表正當其時。則爲搬演故事。毫無新奇之思想。卒底於成功。是故戲劇之成功。其惟一方法。在取羣衆日常談論之重要材料。集其大成。演爲戲劇。所以戲劇作家之天職。乃將羣衆一向所深信而不疑之思想。搜集之。解釋之。表達之而已。

余信宅中之僕。一劇所以較迷惑之時。爲勝者。因作者之題目在思想。遠在數百年前也。余曾謂奧氏之戲劇。認定思想本身爲一種活動力。能思卽能行。此其亦意固非務爲新奇。然實取材於近人之思想。然依時代論。此劇屬於現代。恐不久將失其興趣矣。但凱氏之劇。則不然。劇中述習性不同之人。以仁愛之精神。互相結合。冥冥中自若有上帝存在。此種題目。陳舊不堪。自有耶穌基督設教。此義卽已成立。惟其理實百世常新。卽今世及未來。亦永無異議也。奧氏將方過之流行思想。整理而表演之。凱氏之範圍較廣。其劇本不限於一時代之思想。如宅中之僕。批評家方嘆爲新奇。而不知其思想題目乃極陳舊。所以能動人者。正以此耳。

此理甚爲明顯。無容置辯。余知今世歐洲諸有名戲劇作家。咸努力以戲劇爲宣傳新思想之工具。尤以新社會道德倫理爲最甚。余於此事。認若輩爲不明戲劇之界限。若輩利用戲劇所宣傳之意。儘可發表於論文及小說中。也。蕭伯納^{註見前}之人。與超人。Man and Superman 一劇。其理論悉取意於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penhauer(一七八八—一八八六)
○德國悲觀主義哲學家。

尼采 Nietzsche (一八四四—一九〇〇) 德國超人派哲學家 二氏之著作。然此劇之效力。尙不及二氏著作

之能感人也。易卜生註見前章之諸名劇。祇能爲少數智識階級所欣賞。而一般無智識之羣衆。則不能了解

也。縱易氏智慧淵深。藝術驚人。其戲劇感人之力量。遠不如莎士比亞之普遍。惟傀儡家庭 A Dolls' House

一劇。較爲庸俗。故其成功亦較大。夫所謂成功者。非僅多得金錢。其他尙須計及。如哈孟雷特之能常爲

公衆所愛好。豈非有益於世之事哉。

古今大戲劇家。往往取保守主義。不特思想陳舊。卽劇本之形式。亦莫不如是。惟藝術淺薄者。乃善於巧

取新法。以改革習俗。驚動社會。爲快。昔毛利哀不過將公衆所稔知之意大利喜劇改善之耳。莎士比亞

作劇雖多。僅採取同時天才不及彼之戲劇家所已用之材料。而爲羣衆熟知者。如莎氏之相思空費力

Love's Labour's Lost 一劇。則模仿李烈 John Lyly (一五五三—一六一六) 英國文學家及戲曲家。隨你所欲 林譯名 則模仿格林 Robert Greene

(一五六〇—一五九二) 英國詩人及戲曲家。理查第三 Richard III 則模仿馬祿 Christopher Marlowe (一五六四—一五九三) 英國大戲曲家。哈孟雷特 林譯名

則模仿克德 Thomas Kyd 英國戲劇作家。暴風 The Tempest 林譯名 則模仿費勒丘 註見前章 總之莎氏處處效法他人。而

結果莫不較他人爲勝也。

莎氏之令名。以此。彼深知無論外形內質。凡羣衆所要求者。皆偉大戲劇之所需也。謂莎氏之思想庸俗

正所以譽之至矣。蓋惟庸俗中。始見清醒。莎氏之絕技。在洞悉衆人。能一一與之表同情。彼誠超乎新奇

矣。其智慧集衆人之大成也。非少數人之智慧可比。可謂百世之繼承者也。職是之故。莎氏能永久代表戲劇家之理想。吾人不欲爲戲劇作家則已。如欲爲戲劇作家。則此羣衆二字。其可忽乎。

第三節 論劇場觀衆之特性及異於普通羣衆者何在

上述劇場觀衆之各種特性。如好黨爭、輕信任、尙感覺、感情易誘、思想陳舊、重保守、愛庸俗等。皆一般羣衆所同具。法國勒朋前註見例證甚多。吾人今茲所待考求者。卽劇場觀衆所以異於其他羣衆之心理者何在也。

吾人首應知劇場觀衆組成之分子較參與一切政治社會游戲宗教等大會之羣衆尤爲複雜。觀球戰入教堂出席政治社會諸會議者。往往因目的有定。其分子可自加選擇。到場者無非大學學生、長老會教友、共和黨黨員、與主張禁酒之徒。而劇場觀衆則包含各種性行境遇不同之人類。例如紐約一戲館中。男女老少、貧富智愚、以及僑民土著。莫不完備。此一本戲劇必表演於彼龐雜之羣衆之前。故戲劇作家。其感人必較任何藝術家爲廣。斷不可僅爲社會上某階級而編。且組成其劇之各原質。亦必備具各色人等之所好也。

因此。歷史上屢有戲劇運動。頗具大成。希望徒以其表演偏重社會上某階級。卒不能達完善燦爛之境。羅馬之喜劇。病在專爲平民奴隸之觀衆而編。羅馬貴族則裹足不入劇場。當時聚觀普洛都與泰倫斯

註見前章 之喜劇而鼓掌叫好者。惟社會上之無識者耳。此其開場科白過求簡單，淺顯之處不厭重複，以及粗俗淫猥惡作劇等之所由來也。夫遭時紊亂，致優秀之戲劇天才，舍正道而弗由，可勝嘆哉。當康乃

Pierre Corneille (一六〇六—一六八四) 法國悲劇作家。拉辛 Jean Racine (一六三九—一六九九) 法國著名悲劇作家。所生之古學派時代。法國悲劇之失亦然。其劇專

為一般貴族階級而編。故劇中歌唱音樂窮及奢靡。重在悅耳而忽於寓目也。泰倫斯偏於低賤。拉辛則失之高貴。各趨極端。惟毛里哀編劇時。兼顧平民與貴族。可謂適得其中矣。

世界著名之戲劇運動。若西班牙之卡德隆 註見前 洛伯 Lope de Vega (一五六二—一六一六) 西班牙最有名戲劇家。 時代。若英國伊利沙

伯時代。若法國自一八三〇年以至今日。皆戲劇全盛之時。其劇亦皆為人類各階級而作。英國上自王后。下至丐女。當其觀莎士氏隨你所欲一劇。至羅西林之光明俊爽。則相與欣慰。又法國自國王至市井無

賴。當其觀毛里哀之喜劇。至施嘉賓之詭計多端。 施嘉賓 Scapin 為毛氏喜劇 Four p. ris de Scapin 中人物。其僕從多詭計。其名源自意大利之 Scapino 猶言惡徒也。 則相

與嘲笑。莎士比亞戲劇之普遍。在戲劇史中實為罕見。可以下列淺顯之例證之。試執一而目。黧黑掃除溝道之頑童。而告之曰。茲有一劇。劇中故事。述陰魂於半夜在城樓下顯靈談話。一男子欲報國王之仇。故意裝瘋作癡。一女子果真發瘋。卒致溺死。戲中有戲。墳地舉行葬禮。毒劍決鬪。最後同歸於盡云云。彼必張目隆視。若曰。此哈孟雷特劇也。其誰不知。余曾至美國西方某市鎮上。入票價三角之劇場。觀演莎士氏之奧西羅一劇。覺場中觀衆。莫不興高彩烈。驚莎士氏技藝之神。然而此諸劇者。固又為一般學子。尋求

其智慧、學習其文筆、而孜孜不倦致力者也。

於此吾人不得不注意者。即其他各種文學。非如戲劇之專為羣衆而編。可不必求其有相等之普遍。英國最有名之詩人及小說家。如彌爾頓John Milton 著作見前。麥利迪斯George Meredith 其著作見前。僅為少數人所欣賞。不足為二氏盛名之累。又吉百齡Rudyard Kipling (一八六五—今存)近世短篇小說作家。最著名之短篇小說彼輩。They 僅少數人能習而讀之。亦此理也。

法國魯俄

Victor Hugo 註見前章

序其呂伯蘭

Ruy Blas 一劇。

全劇譯文。見本誌第三十六及三十七兩期。論此理頗詳。參閱會樸君所作譯序。可略知原序大意。

惟稍異耳。魯俄分觀衆為三類。思想家重人物之描寫。婦女重情感。一般羣衆重動作。並力謂每一名劇。必同時表現於此三類觀衆之前。若呂伯蘭一劇。固適合此要求。且其感動羣衆之力。亦可謂廣大矣。顧此劇雖具備上言三種原素。內實則動作多於情感。情感又較人物之描寫為多也。由此知魯俄序文中。尙忽略一要理。即平常劇場觀衆中。一般羣衆較婦女為重要。婦女又較思想家為重要也。苟將此點細加推求。則知思想家實可置之不論。無足重輕。而婦女與一般羣衆實無所差別。為戲劇作家者。祇宜首先感動一種不假思索。具女性心理之羣衆而已。由此可斷言曰。作劇本。要以動作及情感為動機也。戲劇須能感動婦女。此其重要。於近世尤顯而易見。實際言之。我國指美日戲之觀衆。幾全為婦女。夜戲則婦女仍居多數。其座中男子。亦不過陪婦女而來者耳。大抵男子入戲館而不携婦女者甚少。依理言

之。此少數男子對於觀衆心理之變化。無關重要。近世劇場觀衆與其他羣衆之重大分別亦在此也。幾全爲婦女。他處則不然。

此事影響於戲劇作家甚大。依上所述。彼作者不得不首以動作及情感爲動機。職是之故。現代諸名劇。其劇中重要人物大都爲婦女。而非男子。如娜拉Nora Helmer 易卜生「傀儡家庭」劇中之女主人。阿爾文夫人Mrs Alving 易卜生「羣鬼」劇中之女主人。

海德加伯留註見前 馬格達Magda 係德國蘇德曼Her-Imat 劇中之主人。Camille 均法國小仲馬。譚格瑞夫人Mrs Tangu-

ery 艾伯斯密夫人 Mrs Ebb-smith 伊麗斯 Iris 雷兒 Letty 均英國品納羅劇中之女主人。皆其例也。再者婦女觀

劇。往往不十分注意。因之戲劇作家爲近世劇場觀衆之女性計。不得不用初淺之技術。如複述及比喻等。雖觀衆仍多所遺漏。而得此劇情可較明瞭也。史克利Eugene Scribe 富於劇臺經驗。常曰。劇本中每一重

要事實。至少須陳述三次。此在小說固甚鮮見。蓋小說中一切事物。僅敘述一次足矣。

今世劇場觀衆之不十分注意者。實因其心不在所觀之劇。而在乎其自身也。「看戲」Go to the Theatre 二字。已成爲多數人之口頭禪。究其所觀者爲何劇。則不計及。若輩惟求側身於劇場觀衆之間耳。

此在紐約尤爲易見。一般來自外埠鄉間之人民。視「看戲」一事。爲遊歷城市所必有之一種經驗。又劇場中佔據廂樓及正廳之多數婦女亦然。若輩意不在乎觀劇。甯爲人所觀也。故戲劇作家最大之困

難。在設法收集此種觀衆之注意力。吾人手一小說。必願讀而後讀之。但多數人看戲。無非置身劇場而

已。由此觀之。戲劇作家之問題。較小說家更爲困難。蓋戲劇家必使觀衆忘其自身。而置身於戲中也。劇場觀衆與其他觀衆相異之一要點。爲集合目的之不同。觀劇之目的。常爲娛樂身心。故劇場觀衆終不若教堂集會及政治會議之莊嚴。蓋觀劇之人。並不來受教訓。又不欲爲人施教。其所欲者。受感情之陶冶耳。由娛樂之廣義言。則凡經嬉笑、憐憫、恐怖、悲哭而獲得之愉快。卽觀衆所欲求之娛樂。古今大戲劇家所貢獻者。亦惟此種娛樂耳。

世之幻想者。以提高舞臺之程度爲己任。其誤在以不合論理之眼光。視劇場如莊嚴神聖。若輩所根據之信條。以爲劇場觀衆應受戲劇之教訓。然而按諸事實。則觀衆決不肯如是也。毛里哀與莎士比亞皆深知戲劇之範圍。從未有提高舞臺程度之議。其創作戲劇。僅爲娛樂羣衆而已。乃其才藝卓絕。舍娛樂羣衆外。兼寓教誨之意。顧二氏雖行之。然絕不高談其事業之如何莊嚴神聖也。能如是。則觀衆於不知不覺中。獲益良多。所謂上帝監臨。而若輩曾不自知也。美國有提倡捐巨款以設立劇場者。其意蓋謂平常營業之劇場。若演古今名家劇本。卽不能維持生計。不知哈孟雷特一劇。在英文劇本中。較其他任何劇本獲利更多。又狂蕩之學校。前註見一劇。每次開演。從未失敗。又薛拉諾。前註見一劇。在世界各國開演。到處生財獲利。卽伊利沙伯時代。倫敦亦無捐款所立之劇場。總之所演之劇。如合於羣衆之需要。則不必求捐款補助。而劇場必已生意興隆。反之。所演之劇。如不合於羣衆之需要。則捐款雖多。票日雖廉。亦無

人肯過問矣。喬治阿德 George Ade 所輯「俗語寓言」Fables in Slang 中一警句曰：「欲提高之。反使墮落。」旨哉言乎。苟美國之劇場自覺不發達。則與其演深奧之名劇。而要求助歛。不如多演流行之戲劇。吾人何必費寶貴之金錢與有用之精神。強使羣衆來觀易卜生之大匠 The Master Builder。白朗寧之門第之差。註見前夏芝 William Butler Yeats (一八六五—) 之滴漏 The Hour Glass 梅特林之柏利亞。與梅麗桑 Pelléas and Mélisande 諸劇耶。否則流行戲劇如奧西羅及譚格瑞的續絃夫人 The Sec-
ond Mrs. Tanqueray 係英國品納羅所作劇。有程希孟君譯本。商務印書館出版。 等。不待廣為招徠。而羣衆自然趨之若鶩。吾人深望有熟悉羣衆之大戲劇家出。不必吾人集會結社以光大戲劇之藝術。謂戲劇僅為少數人而設。實屬謬言。無論何劇。凡負有盛名者。必能見賞於多數人也。

第四節 論編劇須兼顧觀衆特異之人

尚有一層。須加討論。任何劇場觀衆中。必有少數之人。不屬於羣衆之範圍。若輩雖置身羣衆之間。而實非此劇中之一員。蓋其個人單獨之意識。不能消納於羣衆集合之心意中也。凡以批評戲劇為職業。或富有周郎之僻者。均是。但須知一切戲劇非為若輩而編演。凡人因觀劇之經驗既深。其個性隨之特別發達者。苟回想當初屬於羣衆。不假思索之時。不能再得。輒悔恨不已。是故初觀一劇。羣衆必參差不齊。以其個性大都尚未為環境所征服。因之一劇初次開演。即欲衡定其優劣。終非定論。大戲劇作家之劇

本原爲羣衆而編。今批判之者。爲少數個性發達之人。欲其正確。誠難矣哉。諸多戲劇批評家。嘗欲自消納其個性於羣衆之中。乃以業此職之故。致與真正戲劇隔膜。今日一般戲劇評論之無價值。卽由此輩批評家隔膜之故也。

據上所述。余所反覆申明者。卽古今大戲劇家之劇本。首爲羣衆而編。但若輩既能爲此。必更當爲少數人有所述作也。凡名家往往如此。莎士比亞大戲劇家也。其爲羣衆編劇。固無疑。當其爲抒情詩人。則可謂爲自己吟咏也。當其爲哲人學士。則可謂爲少數人著述也。彼既感動多數人矣。更爲少數人說法。亦其本分也。余曾於前述售價三角之劇場中。觀奧西羅一劇。當時余個人單獨之個性。確未能消納於羣衆之普通心意中。然因此余有感焉。夫莎士比亞之劇。能感動美國西部市鎮上烏合之衆。使若輩如此欣賞。而其劇中詞曲。如

既無芙蓉膏。又乏安眠劑。縱盡天下致睡之玉液。難得汝昨朝好夢之甜密。見奧西羅第三幕第三場三三一至三三四行

則辭采華瞻。若輩中無人能了解矣。故世之大戲劇作家。一方爲羣衆而編。一方仍不忘少數特異之人也。

(第二章完全書續登)

古書精本 貴而難得

聚珍做 宋版印 四部備要 每冊僅售銀二角

中華書局發行

古書精本。貴而難得。即清代善本初印。每冊亦須售一二元。向不可必得。本局選人人當讀之古書。彙刊為四部備要。用賽宋紙聚珍做宋版精印。第一集出版。頗蒙讀者稱許。刊槧紙墨之精。直可與明清翻宋仿宋善本媲美。今第二集植校及半。發售預約。以一千部為限。每部全四百冊。預約價八十元。每冊僅合銀二角。讀古書者。可以無貴而難得之嘆矣。

一一集目錄（印有樣本函索即寄）

- | |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經部】周禮鄭注 儀禮鄭注 春秋公羊傳何氏解詁 春秋穀梁傳范氏集解 孝經唐元宗御注 論語何氏等集解 孟子趙注 【史部】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 通志略 廿二史劄記 國朝先正事略續略 戴校水經注 通志略 廿二史劄記 文獻通考 【子部】司馬法 關尹子 管子 鬼谷子 文子續義 新語新書 齊民要術 春官論 顏氏家訓 日知錄集釋 東塾讀書記 【集部】蔡中郎集 曹子建集 靖節先生集 鮑參軍集 謝宣城集 庚子山集 徐孝穆集 孟陽集 王右丞集 謝靈運集 蘇東坡集 蘇文忠公集 蘇詩集 蘇文忠公集 蘇詩集 蘇文忠公集 蘇詩集 蘇文忠公集 蘇詩集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集部】蔡中郎集 曹子建集 靖節先生集 鮑參軍集 謝宣城集 庚子山集 徐孝穆集 孟陽集 王右丞集 謝靈運集 蘇東坡集 蘇文忠公集 蘇詩集 蘇文忠公集 蘇詩集 蘇文忠公集 蘇詩集 【集部】蔡中郎集 曹子建集 靖節先生集 鮑參軍集 謝宣城集 庚子山集 徐孝穆集 孟陽集 王右丞集 謝靈運集 蘇東坡集 蘇文忠公集 蘇詩集 蘇文忠公集 蘇詩集 蘇文忠公集 蘇詩集 【集部】蔡中郎集 曹子建集 靖節先生集 鮑參軍集 謝宣城集 庚子山集 徐孝穆集 孟陽集 王右丞集 謝靈運集 蘇東坡集 蘇文忠公集 蘇詩集 蘇文忠公集 蘇詩集 蘇文忠公集 蘇詩集 |
|--|--|

文苑

文錄

答謝祖堯書

劉樸

辱書第極慚負。前歲屢勤誨存。而樸曾未啟問動止。自東京晤面後。長崎遣狀。今來三年。思稠緒繁。以爲既各自憤其志。胡遽必相聞耶。尋傳足下將歸。長明德學校。遠嫌不敢交通。乃今復枉手教。於樸所爲。陳說累七紙。弗克休。益增故人殷勤之感。足下不顧所疑中否。毅然放厥辭。可謂能篤古諍友道者矣。斯文綿綿延延之時。有心哉爲此如樸乎。言此如足下乎。不亦難哉。未可以久稽裁復也。足下博引西人。所謂文者。中文胡嘗有乏。或不合乎。輒近人爭箸述。枵然無真見。輸西人言。掠以盛自矜飾。賈譽通人。如觀其根柢然。足下萬萬非此。聊試言之。以爲戒耳。我國文言原合爲一。而分於地。廣人衆。教育既墮。交通既梗之時。故今文人所視爲佶屈敖牙之盤庚。殷時凡民能解之。告示也。周衰而後。公羊多齊言。墨子多宋語。他書皆視作者何方之人。而有何方之言。惟夫子誦詩讀書執禮。悉從周之正音。不用魯之殊語。大月氏國法迦時賦色亦純以梵文爲準。王高僧說佛。所謂雅言者是也。今文學革命者。欲率全國之人爲俚俗文。不知雖數揚雄。尙難明於今之方言。必各省各縣明小學者。熟悉其縣方言。分類著列。匯而究之。庶足以通古今之郵。否則章氏新方言。僅及萬一。不能應其需要。又多音無字。未可以冀其共曉也。其勢必以京音爲準。又必待學而知。胡不遽因全國同文之爲便乎。湘人看粵報。知其新開。不能了其文。以前者文言。後者雜有粵語。

粵俗字粵文法也。○中國通行文。言止有一種。豈俄奧所及。

西洋當羅馬一統時。語言文字皆拉丁也。迨日耳曼族顛覆羅馬。拉丁亦隨雜糅人種之口而異。遂有意大利、西班牙、法蘭西諸方言。稱羅曼斯 Romance 音者並起。今其一國。文言合爲一者。則教育之效。交通之便也。至於流俗之詞。Slang 報紙之調。Newspaper Style 悉不以入於文。蘇格蘭詩人彭斯 Robert Burns 喜以俚語作詩甚多。雖自成家。未可爲訓。二者。可使家喻而戶曉也。西人猶不取焉。足下究樸之文。非可使家喻而戶曉。將悉以流俗之詞。報紙之調。入於文乎。要於其真爲文而已。真爲文。則西廂紅樓夢與六經並傳。以今國人未識字者百之九十。樸朝著一書焉。取法乎六經。足下必曰。此非可使家喻而戶曉也。蓋四萬萬人之四千萬。雖識字者未必皆能解也。樸夕箸一書焉。取法乎西廂紅樓夢。足下亦必曰。此非可使家喻而戶曉也。蓋四萬萬人之三萬六千萬。非識字者必皆不能解也。苟有一夫不能解樸之文。惡在其能全達。足下所謂文章救世之願。而無有毫髮之憾耶。苟爲文章。不如六經。又不如西廂紅樓夢。其得爲真文乎。真文則不可以不修辭。不可以不窮理。故樸未嘗執筆爲不修辭之文。非如足下之所謂雕蟲篆刻也。未嘗執筆爲不窮理之文。非如足下之所謂陳腐自封也。足下不曰文學宜合於藝術之組織乎。此非修辭不可也。不曰文學宜關於庶民之生存乎。此非窮理不可也。吾國文學之修辭。無間然矣。窮理自隨一代之思。而有一代之理。故樸始志於斯。不新其辭而舊其文。不舊其理而新其思。九髯稱之夙矣。何意足下尙未知耶。中文上軌在乎六經。下軌在乎西廂紅樓夢。二者不可專居一焉。苟專居一。非博大文

人也。博大文人之爲文。視乎時地與人。今出告示。長篇文言不如四言六言通俗韻示之。了然於稠人。而其猶不知者。必濟之以演講。是在樸吏於今。不可以出告示如盤庚者。時也。然樸一日立乎總統秘書之位。而草命令。可以用俚語乎。如用之。可以入國史乎。倭之詔旨。猶必用我古文。中日日俄二役尤著我何可以出其下也。故地不同。文亦異焉。樸之家書。取法曾文正。此非可用古文者也。如樸爲先人撰碑文。可不用古文乎。碑文在倭。亦必用我古文。家書以外之書。又非不可用古文也。此又文當從乎人之謂已。故率全國之人。專爲俚文。是使文先國而亡。爾專爲古文。則使國先文而亡。爾何者。俚文易於家喻戶曉。而國之精神。民之元氣。不與存焉。古文難於家喻戶曉。而國之精神。民之元氣。實與存焉。蓋用文之美。不足。美文之用。不足。二者之必相須。固昭昭也。足下堂上香爐花瓶皆備。獨庖無椀箸。非一家之闕與。香爐花瓶皆不備。獨庖有椀箸。非一家之闕與。一國文學。豈異是哉。胡獨痛恨其似古董玩器。而喜其如尋常拙劣之用具乎。嘗竊以爲中文最高深者。適於大學專門文科。其平正淺顯者。適於中小學校。通俗書報。適於農工商。略識字者。通俗演講。則適於全不識字者。國大民衆。程度不齊。斯文教國。無取同軌。若樸朝拜教育總長之命。夕必行此策也。今未得位。自握文柄。但名聲未彰。澈耳。四五十無聞。斯不足畏。樸尙未至三十。何可以遽患無聞耶。宜足下之不深知也。足下如辱取其文集而盡讀之。觀其日記而詳思之。中所疑乎。他作者或通乎舊而昧於新。或通乎新而昧於舊。固皆不適於今。又彼此交惡。日離月遠。新之爲禍。反甚於

舊。若運思精、體物大、用功深。擇兩方之善而昭融之。樸外未必有他人也。來書所據友人之言。何其不似真知我者所云爾乎。樸豈爲文愈艱深哉。要於法度之合、意象之高、情感之美、風格之適。此六經西廂紅樓夢所同焉。豈思愈偏拘哉。將欲使人靡然從己。必先不自撓屈其所懷抱。是以夫子力欲變革衛靈魯哀之心。孟子力欲移易齊宣梁惠之意也。豈處世愈孤介哉。自惟趨然出乎庶物大耳。以聞大目。以觀以貯。先知先覺之能。何必徵逐。然後爲不孤介。春秋之世。心悅誠服夫子者。僅七十二。又將復安云乎。樸非如來書所謂不爲汪洋萬頃之波。而喜趨峭崖僻徑也。地有山海夷險之萬有不齊焉。不齊然後成地之道。文亦如之。題有大小。事有多寡。意有奇正。理有深淺。何可以求篇篇皆如汪洋萬頃之波。而無如峭崖僻徑也。又其中有作者之性情焉。故介甫不能爲歐文之夷猶。永叔不能爲王文之拗折。拙集之內。亦峙喬嶽。流大川也。若乃雅言中文難解。是國人之退。非文難解。且難解者。其字耶。其文法耶。字由古文一變至大篆。再變至小篆。三變至隸書。四變至草書。五變至楷書。皆以趨約易也。今乃掘根徙源。欲用羅馬字。拼國音。其爲非善。已有能辨之者。不論然以秦時徒隸所能識之隸書。不易求識於今之徒隸以上者。又焉得爲字實難解。非國人之退乎。始於象形。終於假借。字之用亦備矣。形聲之字。又可隨時孳乳。如化學諸名詞是今乃或疾視曰。是惡足應今日之用。殆畏蒼聖許賢二徐及戴段王之業。未能用功。勃然爲無所顧忌之辭也。周禮保氏教小學生先以六書。漢律試十七歲學童先以諷籀書九千字。今中學生鮮明六書之

義。老師宿儒知楷書三四千字已足於用。又焉得爲字實難解。非國人之退乎。文者自然心聲。夫豈有法。故我國學文者不習乎法而利素易而不自知也。德國七千萬人中有三千萬不能說有文法之國語。議會常有說錯文法而互詆者。 樸嘗博稽中文何以神勝。殊於西文形勝者焉。既用功久。愈益愛悅。奔向之不已。不知歷年喪亂之苦。與其身之近三十爾。雖欲放言滅裂之於心。終有不安。非不知新奇異論之足以驚愚賈譽也。欲堅足下之信我者。請問足下。吾國一字一音與外國一字數音孰善。其在無韻之文。能以西字作儷句及排偶乎。其在有韻之文。能以西字作賦與四五六七各言古律絕句之詩或填詞乎。今皆不能其得爲全備乎。聊試詠歎以玩其聲情焉。孰美孰劣。不待知者而辨之矣。西字二節以上之音。多有輕重。其重音符。或注一節。或注數節。西人亦不能悉遵焉。請問足下。中字有足繁瑣桎梏之區。號乎。聊試繙譯鈞之一事。自中譯西之辭。至少必倍於自西譯中者。孰快孰緩。不待智者而辨之矣。中文勝於西文。又以其語助獨多焉。彼無與哉乎。耶諸字相合之字。而以記號代之。請問足下。以字達疑問之意。與以記號達意孰善。今乃販而置諸乎。耶諸字與凡疑問之句之末。非自增贅疣乎。去字而用記號。又觀美乎。蓋亦未反思夫西人如以乎字置諸疑問。記號？之末爲可笑也。「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與「Is it not happy to study always?」同一可笑。彼無與我嘻噫諸字相合之字。而以記號！代之。請問足下。以字達感歎之意。與以記號達意孰善。今乃販而置諸噫嘻諸字與凡感歎之句之末。非自增贅疣乎。去字而用記號。又觀美乎。蓋亦未反思夫西人如以噫字置諸感歎記號！之末爲可笑也。

五噓。每噓字後各加一噓。又辨白蜀道難首句「噓吁戲危乎高哉」於五歎詞後亦各加一噓。何其可厭。英文類推。

凡文作之者。成章讀之者。順理出於自然。今乃悉取西文。繁瑣桎梏之句。讀以入中文。其亦自增贅疣而不知其失觀美也。諸所觸類。驟書不能萬一。足下之信我者。其堅矣乎。樸明夫子之道。又重乎學文爾。雅言闡其精微。躬行實踐。爲天下倡。用科學之法。行系統之研。補其不足。矯其不適。慎擇同化歐美文明之可以供吾滋養者。獲我心之所同然矣。晤面徐徐云爾。樸要自爲今日罕有之人。願與足下共勦至於非常之業。樸白。共和八年五月二十日。

詩錄

中秋夜送王遠

黃節

明月照芳池。涼風轉飛藿。佳期易爲別。人生暫相樂。歸山暮雲盡。在地庭梢落。如何望鄉心。復對欲行客。服賈爾自營。論交義不薄。念我寒無衣。語我舟在壑。誰能守夜半。味者使昭若。翩翩雁南游。露下憐棲雀。

倉皇篇用皮陸平仄體

王易

倉皇池中鯢。水涸嗟益急。哀哉茲微生。大患在旦夕。皇天胡無親。所輔豈有德。蚩氓宜何辜。飲食自作息。金飈從西來。萬彙苦襲擊。逃之將無方。拒彼實寡力。嬉顏承仇歡。乞命向斧鑕。生兒悲流亡。養女懼劫賊。方圖肥豬羊。捕作衆獷食。閭閻多奸奴。引虎徑入室。饞牙希餘甘。獲利苟什一。人禽夫何分。似此可戰慄。

來日事。可見白雲心。與親顧天無惡歲。望古媿凡民。隸法開陽石。蔬香張翰尊。晚風北城望。千嶂戀詩人。
去華陽學校日諸生以鼓吹送歸賦此勗別
林思進

七年橫舍愧人師。臨去情如倚席時。豈有碑銘傳翟醜。尙勞歌吹送翁思。舉幡莫漫矜風氣。慎染無忘鑒色絲。留取平生相見地。執經來訪讀書帷。
題程瀛石小像
徐楨立

選籍玄亭誼最先。兩家明發念惘然。孤生豈意有今日。執手相看非少年。早白祇緣詩愛好。獨清寧借酒逃禪。恒河貌影吾能會。證與他時物不遷。

出門

邵森

出門先自數歸期。海轉江迴意欲疑。孤注天涯判一擲。多生離別供千悲。飄楓漁火雙愁夜。落月征篷獨夢時。只恐相思吹又斷。清笳風送暮雲遲。

休沐日兀坐森林院林中偶成

胡先驥

世外孤雲斷。往還盤跚拖屐看。春山草薰蝶舞松風靜。花密蜂喧日影間。久坐漸通泉石意。靈思時在有無間。耦耕結屋他年事。三徑蓬蒿學閉關。

詞錄

踏莎行

三月八日由安舖至雷州車中作

陳寂

野霧沉山。亂煙迷樹。荒墟敗驛無重數。無端漂泊更今朝。思量未是平生誤。鹿鹿車輪。翻翻客路。等閒又向天涯住。擬將離恨寄斜陽。斜陽暗逐東流去。

臨江仙

五月十日與三兄出西門至小西湖蘇公亭小坐時客雷州

陳寂

葉葉藕花臨淺水。綠陰芳草閒游。暫持幽意託浮鷗。薄涼人乍倦。微雨更宜秋。幾樹木棉紅欲盡。小亭斜接汀洲。客愁休更說。杭州故鄉千里路。殘夢五更頭。浙人查某懸一聯於亭上其下句云一般風景憶杭州又湖旁即車路故本語及之

憶舊游

臺城秋柳

徐震堦

問綠陰。舊夢弱絮。前生幾度芳菲。寂莫臺城下。伴江離岸芷。相對依依。淚凝往時眉。嫵愁影落春溪。縱千種風情。水邊鴉外。尙有斜暉。烏啼白門路。賸草沒宮牆。塵鎖朱扉。爲舞春風久。歎哀蟬。曲破憔悴羅衣。舊衾漫思銅輦。幽恨化雲歸。但冷月荒波。年年故國秋雁飛。

鎖窗寒

徐震堦

遠浦沉藍。橫林翳碧。莽然平楚。南飛倦影。斷續怕將書誤。溯寥天長風送秋。暮闌倚笛臨江渚。但冷雲萬

疊。湛。湛。烟。水。夕。陽。無。語。 羈。旅。添。愁。緒。便。閉。了。重。門。避。愁。無。處。樓。孤。地。迥。夢。過。穿。針。庭。宇。奈。酒。醒。羅。袂。自。
寒。暗。簾。又。鎖。高。館。雨。待。絨。情。寄。與。荒。波。日。夜。東。流。去。

正誤

本誌第四十期文苑第十六頁劉永濟君作浣溪紗詞第五闕首句「誰解春風識面初」係別有人間一段愁之誤。特此更正。